



鄭証因著

烽火忠魂

新流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鄭證因著



A541 212 0036 47238

烽火忠魂 第三集

建國書社出版小說如
有全改辦或照原賠償

新流書店印行

鄭 證 因 著

烽火忠魂

第三集目次

一	破死誘敵·····	一
二	轉移了根據地·····	一一
三	卡車淪陷·····	二一
四	送槍的人·····	三一
五	把她們救上了山頭·····	四一
六	涉險偵敵·····	五一
七	忠烈勇敢多謀的女人·····	六一
八	她爲自己的組織犧牲了·····	七一
九	喬裝小販·····	八一
十	公路邊巧得內線·····	九一

烽火忠魂 第三集

鄭證因著

一 破死誘敵

上集敘至崔芳林帶着崔日山，金成水，申志宏，池野木等從東山邊退下來，回老林根據地，再佈置一下，以防意外侵襲，正往前走着，忽然聽到遠遠的槍聲，崔芳林等在這種地方時時警戒着，雖則槍聲離得很遠，也得仔細辨別一下，趕忙招呼大家止步禁聲，金成水因為前面幾個小弟兄踩的石子很響，遂招呼：「你們腳底下停一停，聽一聽。」大家全把脚步停住，仔細辨別時，果然一點不差，連續的又聽到好幾聲槍響，辨別着這種聲音的遠近，還是接近蒲岩山邊，山西南一帶，金成水向崔芳林招呼道：「芳林哥，你聽，這個槍聲可不好，你辨別這種聲音決不是蒲岩西公路那邊發出來的，我們趕緊走。」

1

因為現在被崔日山的話提醒，知道臨時根據地只要被搜山的一發現，這個蒲岩山決沒有自己這班人立足之地了，金成水招呼着大家趕緊走，因為槍聲不在附近，這一班人一直的撲奔這片老樹林，正往前走着，前面一片山坡上，有人在連續打出石塊來，叭叭

的往這邊山坡下落時，聲音很大，小林他辨別出是自己人，遂用口輕噓着連吹了幾下，果然從山坡上跑下一人，正是李宏達，小林在招呼着：「宏達叔，你是找我們來了麼？全回來了。」後面的人相繼趕到近前。

李宏達喘吁吁抓住崔芳林道：「芳林，你回來很好，蒲岩西一帶，情形可不好，幸虧我們沒死守在樹林那裏，我們順着西山頭，找高的地方不時的瞭望着，靠西南角那邊，那片山頭塌下去，從樹林子前，往西南過去那個小山頭正可往那邊瞭望，就在天剛黑下來，發現那一帶出現了不少軍兵，先前可是順着蒲岩山下一直的往北，過去了一隊，我們還認爲是過路的隊伍，可是在半小時前，陸續的發現山腳那邊有許多電筒的光往山坡一帶照射着，這種情形萬一要進來搜山，我們可就毀了，樹林子這邊人太少，他們一面移挪着食糧包裹，我也認爲這個時候，你們或許能撤下來，總得有幾個有力量的人防備一下才好，現在又連續的聽到四五下槍聲，聲音可越發近了，你們人全回來，很好，怎麼又多了好幾桿傢伙。」

此時，崔日山也到了近前，天已經黑下來，尤其全謹慎着停身在樹陰下，更顯黑暗，誰也看不清誰，崔芳林向李宏達說道：「現在的情形這樣不好，沒工夫和你細說，北下道那邊出事，我們的人安全無恙，現在多了一個朋友，多了兩桿大槍，一桿手槍，

咱們趕緊回樹林那邊，趕緊的是要消滅我們隱匿的跡象。」在這種情形下，沒有工夫多說話了，由崔芳林互相告訴一下姓名，和李宏達一同緊撲樹林這邊，這裏金達元，安唐生，安惜貞還有一個冬梅嫂，一個喜元嫂，他們這幾個人雖則多半行動不便，但是爲得保護自己這點命脈的食糧，他們不顧命的已然在陸續搬運着，這些人集合在樹林內，崔芳林見他們把包裹食糧已經搬走了一多半，咸濟水雖則腿上傷痕沒好，可是他依然扛着三四個米袋往樹林的北邊去隱藏掩蔽。

他們在崔芳林，金成水兩撥人往北下道南柳坡連日出發，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肯落後，他們在沒事的時候，已經把附近一帶那兒能藏人，那兒能藏東西，已經又找到好幾個極隱僻的地方，所以一旦遇到變故，還不致於張惶失措，此時崔芳林揮着大家把人分散開，叫金成水帶着小林，小滄，小楓，一直的撲奔蒲岩的西山頭，登高瞭望，告訴金成水道：「你雖然揹着槍，不到不得已時，千萬的還是別開槍好，我們是咬定了牙，始終不願離開蒲岩。」金成水道：「你不用囑咐我。」

現在這裏已經有四桿大槍，崔日山還有一桿手槍，現在雖說是要保持行動的隱秘，在蒲岩山頭，實不能和敵人開火，並且力量也真不夠，事情雖是這麼作，可是全預備着，萬一不得已時，這些人也不能白白犧牲，那咸濟水，他把腿上的傷處，已經紮裹得

很好，他竟是首先要過一桿槍去，把子彈上好，申志宏也揩上一桿槍，崔芳林可也是在向咸濟水囑咐着。此時崔日山却招呼着朴劍山，池野木，金達元，李宏達等一齊動手，把樹林子當中這片草棚子，拆下來，所有的樹枝，樹幹，大家全把他抱起，往樹林子東邊一片小山溝中扔去。

崔日山他更把電筒拿出來，俯着身軀把附近照了一下，招呼着李淑雲等把他們作飯燒水所架的石灶，也全消滅了，痕跡想消滅的乾淨是不容易，崔日山的意思，不論如何就是他們發現這個地方，也看不出有多人盤踞，這就仗着他這幾年在外邊顛沛流離，看到的，聽到的，長了不少經驗，事情雖是細微，可是關係是很大，仗着人多，不大的工夫把樹林當中這一片匿居的痕跡大部分全消滅了，崔日山更招呼着崔芳林跟着金達元咸濟水飛撲樹林子北邊，查看所運走的食糧衣物掩藏的地方是否安全。

這時，小楓從西山頭那邊如飛的跑回來，金成水叫他回來報告崔芳林，人還是趕緊散開，各找隱蔽的地方，這種情形恐怕非要搜到東山一帶不可，今夜大約是安心要清查蒲岩山，一定是認爲這個地方可疑了，軍兵上來的還不少，順着向山坡一帶，查看得很詳細，金成水叫小楓告訴，最好是人全離開樹林子，樹林子雖大，他只要越過東山溝，這裏他必然要注意到，決不會放過，崔芳林等此時正在查看掩藏的食糧衣物，這個地方

很好，只要沒有大雨，東西全糟塌不了，這是他們這兩天才發現的地方，在一片層崖下，下面有很深的草，貼着山崖的底下有一片完全陷進去，像一溜深溝，他們這些食糧衣物，沒有大件的，已經全藏在這片山崖下，外面有很深的草掩蔽着，只要人不藏在這一帶，這種地方，他犯了疑心，只能往這片深草裏開槍轟擊，所存的東西是毫無妨礙。

小楓這一趕到了報告，崔芳林立刻低聲招呼着大家，聚到一處，還是指揮着李宏達，金達元，安庸生，安惜貞，李淑雲，金容涓跟冬梅嫂，喜元嫂，這些人往南退下去，咸濟水他攆着槍，叫他跟着這班人先退，崔日山他雖則初到此處，他身上還帶着傷，可是此時精神振奮，把身上的傷疼忘了，他拉着崔芳林向大家招呼道：「他們這幾個行動不大俐落的人，要先退下去，我們這班人就好辦了，咱們散開往東淌下去，索性看看他們究竟來了多少人？我認爲這個地方，我們不能輕輕的扔掉，除非他放火燒山，可是這麼大的地勢，二三十人散開，只要處處的警覺着，還不致於落在他們手中，今夜的事我看的明白，完全是我崔日山給你們帶來的災害，可是我要盡我的力量，把這件事擔過去，老朋友們，把心沉下去，胆量壯起來，跟我走。」

崔芳林等到此時何嘗再有什麼懼怕，只不過是全懷着一個極大的願望，壯志未能完成，死不甘心而已，現在崔芳林只擔心着南柳坡所留下的人，因爲這邊見了隊伍，公路

那邊必然是一樣，他是兩頭擠着想搜索蒲岩山，玉貞嫂李雲嫂他們是否早早的退下來，好在那邊還留下人，威銅堅，李誠樸，他們是很有見識的人，情形不好，決不致叫他們作無味的犧牲，可是槍聲完全從西南正西響起，正東，東北，東南，始終沒聽到槍聲，崔芳林跟崔日山池野木，朴劍山，申志安全散開撲奔樹林子東，也是爲得找高的地方，跟金成水聚在一處，好商量定了，一定是往那裏退最安全。

小林小滄此時也迎過來，告訴金成水叔叔那裏招呼，趕緊往小山頭裏去看一看，隊伍已經上來了，順着西山邊一帶，大約有三四十名，不過這麼大地方一散開，顯不出有多大力量來，崔芳林等全趕緊的隨着小林小楓小滄順着山坡爬上來，金成水已在低聲招呼道：「不要緊，你們只管上來，離得很遠，看情形他們還沒越過東山溝。」

此時崔芳林等，已經全上了山坡的高處，向東望去，現在不只電筒的光，已經又看到火把，他們的槍，可是向空中打，金成水向崔芳林等說道：「這種情形看着沒有什麼關係，他們這時進山固然是認定了山裏有人潛伏，不過按現在他們入山的情形看來，絕對是沒發現事實，我們只要不露形跡，還容易躲避。」崔日山站在崔芳林金成水的身旁，回頭向東望了望，因爲有大片樹林子阻隔，看不到什麼，不過他向西望去，他們入山的隊伍拉得很長，遠處雖則看不真切，可是火亮子隱約的也可以看到。

崔日山遂向崔芳林金成水等說道：「這種情形，我們可不能十拿九穩的認定了山上的地勢大，我們能藏躲，倘若東山一帶公路那邊查勘撞車事件跟這邊所出現的隊伍是同一的行動，那麼倘若從蒲岩東也是大舉搜山，我們自己不能認定了應付的週密，露空的地方很多，倘若他認定了這個地方實在可疑，他若是留下大隊軍兵，在蒲岩山長長的駐防，那可沒有我們的活路了，這一帶決不會再容我們停留下去，我認爲我帶來的病，還是我帶走，咱們分手，你們盡力的往南撤，這是用一種相反的方法，往南去，邊山一帶，離着釜山越發的近，我們反往這邊隱匿，我往北轉移他的目標，故意的叫他發現，叫他們認定這裏有潛伏的人，已經逃開此處，這麼辦，反倒能暫時相安下去。」

崔芳林，金成水，聽到崔日山這個話，全認爲這個辦法危險性太大，從蒲岩西邊上來的日軍隊部，大致的已經看出至少有四十多名，他們就是四十多桿槍，故意的把行跡現露，一個走不脫，可就許死在他槍下，所以崔芳林金成水全攔阻，不叫崔日山這麼作，可是崔日山堅決着非這麼辦不可，不這麼冒險幹一下，蒲岩這裏，我們就無法立足了，崔芳林這時從高處往山溝那邊望去，這幾十名軍兵已經到了那片山溝附近，他們舉着的火把，這邊看得見，已然到了山溝內，果然這一帶很危險了！

崔日山向金成水等說道：「事情沒有再猶豫，決意這麼辦了。」金成水道：「決不

能叫你一個人冒這種險，我跟你去，咱們兩個幹。」崔芳林也感覺到蒲岩這個地方，經過這次的搜山，恐怕不易在這裏等下去了，遂也不再攔阻，囑咐崔日山，金成水道：「你們兩人時時不要忘了，留着有用的生命，我們要好好幹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才對。」崔日山金成水答應着，兩個人全有槍，金成水是一桿大槍，崔日山是一枝手槍，金成水告訴崔芳林：「我們兩個人只要動上手時，只管放心，因為他大隊軍兵在這一帶必然要橫着散開，我們往北退你們往南逃，北邊的情形無論如何嚴重，可千萬不要多管，這十五六個人可全交給你了，倘若東山那邊，他們的隊伍沒撲上山頭時，千萬的要隱秘的藏好，若是東山頭那邊情形也緊，你可得設法接應一下，北下道那邊鄭匯泉跟靜子他們爺兒兩個還容易隱匿，最要緊的是南柳坡，玉貞嫂，李雲嫂，雖然有李誠樸成銅堅龍子在山頭照顧着，可是他們姐妹兩個呆的地方太不利，他們又十分堅決的不肯退上山頭，我恐怕他們冤枉的犧牲在公路邊，這是兩個最有用的人，無論如何要保全他們，芳林！我們各自盡力了。」崔芳林舉手道：「好吧！就這辦，我必要盡我所有的力量，應付今夜這個局面。」

此時大家也不能不離開這個小山來了，眼中依然看到有十幾名軍兵越過山頭，一直的向東搜索過來，金成水崔日山立刻從山坡下轉過去，往北走下去，崔芳林帶着朴劍山

申志宏池野木跟三個小弟兄順着山坡下，一直的撲奔樹林子的西南角，跟先前退下來的李宏遠咸濟水等男女九人聚合一處，有崔芳林跟申志宏咸濟水這三個帶槍的人，留在後面，指示他們隱匿潛伏之所。

這一帶雖則到處有山洞，可是絕不叫這般人往裏隱藏，時時地得預備着仍往南退，離着樹林子，不甚遠，這三個帶槍的人，全伏身在高處向樹林子裏張望着，此時從西邊所過來的軍兵，已經有十幾個到了樹林子附近，他們却用槍連續的向樹林子裏和附近有深草的地方，轟擊了一陣，他們這種情形不過是空耗費些子彈。

可是崔芳林却向申志宏低聲招呼：「志宏，你看見這種情形了，我們隱藏的地方離得他們太近了，真危險，他們這種沒有目標的用槍亂打，極容易被他這種流彈所傷。」這裏說話間，十幾名軍兵舉着火把，已經進了樹林子，火把的光忽隱忽現，其餘的軍兵們順着樹林子南北，仍然往東搜索，這時已經看到他們到了樹林子當中一帶，更有一名軍兵在高喊着，招呼他們自己的人往一處集合，崔芳林等仍然潛伏在這裏不動，這時有一名軍兵從樹林子跑出來，他用一隻電筒，不住的向樹林子西面那邊擺動，電筒的光一閃一閃的，西北一片山坡上，也有電筒的光，向這邊射過來，跟着有一名官佐和兩名軍兵飛跑過來，樹林子內出來這名軍兵，他似乎在報告什麼事，不過離得遠聽不清，那名

官佐，帶着軍兵立刻全走進樹林子內。

工夫不大，忽然有一名軍兵跑出來，站在樹林子西邊，面向着西北一帶高聲喊集合的口令，靠樹林子西南角那邊是照樣的高喊着搜索過來的軍兵集合齊隊，靠着西山頭一帶散開的軍兵，立刻全往樹林子前聚集起來，不大的工夫，從西面，南，北，山頭一帶，有四五十名軍兵，全到了樹林子前，隨着這名軍兵又過來兩名官佐，他們就在樹林子前火把光下，口講指劃的，向面前大隊的軍兵命令着，崔芳林，申志宏，他們伏身正是在樹林子西南角這邊，看得清楚，他們這種舉動分明是在樹林子裏已經發現自己這般人沒消滅乾淨的痕跡，現在他要把隊伍在樹林子這裏調動開，橫斷蒲岩山，然後再分南北兩面順着山頭搜索下去。

這一來崔芳林申志宏全認為這裏不能停留下去了，他這種情形十分厲害，雖是按他現在所有的軍兵，用縱橫搜索的方法，他的人數少，不能把蒲岩山頭一尺一寸的地方，全搜查到了，不過自己這邊這麼多人，他們是一邊搜索，一邊用槍轟擊着，自己的人不趕緊退得這些，有一個受傷的就毀了，崔芳林向身旁的兩人打招呼，就在他們剛要退下來的一剎那間，樹林子北邊槍聲突起，這裏官佐軍兵他們聽到這種槍聲，立刻發着口令，隊伍分開一半，往樹林子裏竄，一半往西邊山頭一帶散開，軍官也把身軀伏下去，

所有的槍口，可滿向着樹林子的西北角，跟着樹林子北邊又是連續的槍聲響起，官佐們在一聲口令下，這邊的軍兵已經全開了槍，隨着槍打出去，他們伏着身軀順着樹林子西邊往北撲，用弧形包圍式，跟樹林子裏的軍兵呼應着，往北緊追過去，這邊四五十桿槍，完全是向北打。

一一 轉移了根據地

崔芳林已經知道是崔日山金成水已經全動了手，這一來崔芳林認爲這個崔日山他這麼辦很有力量，自己這般人完全可以從容撤退下去，崔芳林告訴申志宏仍然留在樹林子附近，瞭望着日本軍兵，往北追趕的情形，自己趁這個時候，也好安置退下來的這般人，要找到極嚴密的地方隱藏起來；申志宏答應着，崔芳林帶着咸濟水從山坡上退下來，小林，小楓，小滄這三個孩子，也正往這邊跑過來，他們已經退到離着這邊很遠，因爲聽到這邊的槍聲太緊，這四五十桿槍連續轟擊，蒲岩山頭一帶如同戰場一般，他們所以緊跑過來，正迎着崔芳林，咸濟水，向兩人問，情形怎麼樣？

崔芳林向這三個小弟問道：「他們已經向北攻上去，我們趁這時退，你申叔叔在上面瞭望着，咱們趁這時找安全的地方，現在情形也是十分緊張，崔日山金成水是否能夠

把這大隊軍兵誘出蒲岩？他們能否逃得活命！現在是無法管了。」崔芳林咸濟水隨着這三個小弟兄跟李宏達金達元等這般人聚合到一處，告訴他們趕緊地往南退，那個喜元嫂向崔芳林招呼道：「崔叔叔！我們不是想往南退麼？我們可發現一個很好的地方，崔叔叔你跟我來看一看，這個地方能否利用？」崔芳林道：「在那裏？」喜元嫂道：「順着前面這片山坡往南去，有一二里路緊靠一片斷巖下面，有好幾個石洞，不過被荒草小樹全堵住了，石洞是否還能住得，我們發現時人少，恐怕裏面有野獸毒蛇，沒敢進去，不過地勢很好。」崔芳林道：「那麼你頭裏走，趁這時時間上還允許我們，若能找到棲身之處，是最好了。」

槍聲是連續不斷的向北轟擊着，好在這邊是往向背的方向走，申志宏又在那邊留守瞭望，這些人這麼退着容易了，山路崎嶇，高低不平，這個喜元嫂年輕，走在這種山路上，依然是走得很快，李淑雲金容湄安惜貞，冬梅嫂，全沒有他腳底下快，崔芳林池野木竄在頭裏，跟隨在他身邊，順着這片亂山頭往南出來有二里左右，此時北邊的槍聲越發遠了，這個喜元嫂指着前面一片高坡，向崔芳林等招呼道：「我跟冬梅嫂發現的地方，就在眼前了，可是這一片斷崖很高，我們在白天下去時，是仗着有枯藤援手，慢慢的溜下去，芳林叔，你們可小心着。」池野木崔芳林跟三個小弟兄竄在頭裏，崔芳林現

在身邊有那次在山溝得來的電筒，此時向四週張望了一下，現在可聽得蒲岩東一帶也有了槍聲，不過離着這一帶很遠，是偏着東北，崔芳林用電筒照了照這片崖坡，果然十分陡峭，喜元嫂他們居然敢從這種地方下去，崔芳林對於這幾個女人，跟姑娘們越發的起了信心，知道他們全明白自身所處的局面，個個全下了決心，時時的爲所有人尋找安全之地，個人全忘記了自身的危險，刻苦的應付眼前艱難環境，用電筒照着，看明了下去的這一段陡峭的懸崖，崔芳林向朴劍山池野木等招呼着大家身上只要穿着兩件衣服的，脫下一件來，把他完全撕開，雖然是天熱的時候，可是他們呆的地方是蒲岩山最高處，每人身上全是兩件單衣服，立刻用六七件衣服把他撕開，結連一處，找了一塊凸出的岩石，拴好了，崔芳林池野木朴劍山跟小弟兒三人，先行順着這幾件衣服結成的軟索溜下去，這樣下去，又安全又省事，然後接着李宏遠，金達元等連男帶女全到了這片斷崖下，這是個沒有人跡的地方，離着南面的蒲岩山邊雖則近了，可是因爲南邊是一片很高的山頭，沒有道路，這一帶尤其是沒有人跡，這片斷崖下面，形如一條寬大的山溝，對面比這邊略矮些，下面遍長着荒草野樹，連崔芳林等過去雖則入山打獵，也沒到過這個地方，一查看下面的形勢，果然是一個隱密所在，不過大隊搜山到了這裏，反不容易隱匿，他們是遇到草深樹密的地方，他們就用槍到處的轟擊，所以此時這種地方，決不能

立時利用，不過現在趁着有這個緩和的機會，把長久棲身之處找好了，也是要緊的事，喜元嫂領着崔芳林等順着斷崖下，走出不遠去指着緊靠斷崖底下一片一人多高的蘆葦和野草說道：「所發現幾個洞穴，就在這片葦草的後面。」崔芳林跟池野木咸濟水，朴劍山各用手中的槍和木棒，撥着葦草，貼近了斷崖下，好在這一帶沒有太厲害的野獸，這麼多人突然到了這裏，草裏唼唼的響着，潛伏在草中的野狐野狼早驚竄逃走。

在這片蘆葦後，一連發現四個石洞，這個地方分明當初是有人住過，不過現在全長滿了野草，崔芳林和池野木等認為這個地方是最好安身之處，這種石洞是曾經有人住過，只要稍微的把裏面清除一下，比較樹林裏面，尤為安全，崔芳林招呼着大家注意着貼近石洞附近的蘆葦野草，不要全踩倒了，現在大家把這斷崖下一帶的地勢，分頭查勘，往北去這一段是不用管，不容易上下，軍兵就是搜索過來，他想到下面，自己的人，很能從容避開，現在是分頭把東西南三面可以走的地方，全要勘查明白。

往南走是一條死路，一直的到蒲岩南山邊，沒有下去的道路，從這片斷崖下往東，出了這片夾溝形的山道，可以一直的奔東山頭，離着南柳坡近，往西去也能翻過一道山嶺，許多隱僻的地方，足可以暫時隱藏，崔芳林向池野木等一商量，我們索性就不必再往別處逃了，人全在附近一帶，小林，小楓，小滄他們身軀輕，年歲小，這片斷崖就是

把那條臨時結的軟索去掉，只要沒有敵人威脅着，他們還能上下，叫他三個，仍然翻上去，不要往遠處走，散在崖頭附近，往北瞭望着，叫池野木朴劍山兩個人一個從斷崖的東邊順着高坡走上去，找一個高的地方瞭望着東山頭一帶，朴劍山奔西邊去把守着，全不要離得太遠了，只一有警動，趕緊向下邊的人打招呼，崔芳林更指示了幾個地方，搜山的萬一包圍圈到這一帶，也好暫時隱避，叫咸濟水就守在這一班人附近。

自己告訴池野木，個人仍要翻回去，往那片老林南，申志宏瞭望的地方，探查一下，現在因為東北一帶，也起了槍聲，北下道和南柳坡的人，雖則他們不致於束手就擒，但到這時他們還沒退下來，叫人好生担心，我和申志宏會到一處時，我們或者往南柳坡北下道查看一下，大家全照着崔芳林的話分頭瞭望，崔芳林順着軟索翻上斷崖，告訴小弟兄萬一我和申志宏退不回來，這裏發現敵人時，你們千萬的把這條軟索撤去，照顧着他們往指定的地方隱匿，小林等答應着，崔芳林從斷崖頭這裏緊翻回來，一直的撲奔老林南小山頭這裏。

現在這一帶的情形很好，申志宏始終守在這裏不動，因為這時搜山的軍兵全數的往北追下去，槍聲是越發遠了，此時可知蒲岩東公路一帶，一定也有大隊的軍兵出動，因為那邊也是一排一排槍往天空打着，不過始終是在山下，並沒有從東山邊一帶往山上

搜，崔芳林告訴申志宏現在已經找到了一處可以長久棲身之處，我們趁這時竄着這片老林往北淌一下，倒要看看是否完全退出蒲岩山，申志宏道：「很好，我正想這麼辦。」兩個人下了小山道一直的撲奔樹林。

這裏邊道路已經很熟，可是時時也在提防着恐怕他有留守的軍兵，樹林是很大的地方，這老弟兄二人從樹林子北頭出來，往北望去，這一帶往北出去也是好幾里地的亂山頭，往前走出里許，申志宏跟崔芳林兩個人，找了一處最高的地方，驟升上去，向東北三面張望，靠東北角一帶，也就是蒲岩東公路，靠北下道那邊，似有極高的一座山頭，斜往東探過去，再往遠處看，是看不見，隱約的望到靠東北山角，山頭的高處，不斷的閃起光亮，分明是出動的部隊，已經在高處安置了哨兵，可是槍聲比較先前稀了，聲音是越發遠，辨別着他們所去的方向，完全是奔了西北。

這種情形很好，申志宏向崔芳林道：「看這種情形，我們不必從這裏再往北走了，前面這片山道也難走，這正是蒲岩山的中部，我們要也是奔西北，去查看他這部隊的去向，往返要十幾里路，我們得多大的時間才能夠回來，我在擔心着，南柳坡北下道，咱們兩人不如趁這時撲奔東山頭，你往南柳坡，我奔北下道，看看他們是否安全隱匿，並且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全部的人逃到什麼地方，總得跟他們全到一處打個招呼才好。」崔

芳林道：「我也是這麼打算的，已經告訴他們，在斷崖那邊，不必擔心，我現在只是擔心金成水崔日山，他兩人這次的行動，才危險了，這還是只是蒲岩西上來的部隊，就是好幾十桿槍，我總擔心着他們萬一受了傷，可就不容易逃開了。」

申志宏道：「我倒不替他們擔心，這個崔日山真是一個精明幹練的好漢子，金成水身體也健壯，他遇上事，很有應付的能力，我想他們不會落在敵人手中，咱們還是趕奔這兩處查看一下才好，情勢這麼緊，我們現在總是先把人全換回來，一同到斷崖躲避一個時期。」崔芳林點頭答應着，兩個人分開，一個奔南柳坡，一個奔北下道，這次的事，可多虧了崔日山，他這種辦法，不只於是保全了這班能夠在蒲岩山隱匿，並且他們動手時十分巧，南柳坡那邊若不是崔日山，金成水這麼誘敵往北追趕，就許全毀在山邊。

崔日山跟金成水兩人分手之後，順着這片老林的西邊，貼着樹林子裏，一直的往北退出去，搜山的部隊，還沒有趕到這一帶，所以二人從容的竄着樹林，撤到這片老林子北邊，可沒往遠處走，他們找到一個高的地方，往西山頭一帶瞭望着，部隊的火把火光，就作了他二人的目標，金成水在這一帶比較熟，崔日山一邊查看着部隊搜山的形勢，他們是完全撲奔這片老林，認為這是一個隱匿的地方，金成水把附近一帶的形勢，

往北去往東西北兩方面的情形全詳細告訴了崔日山，崔日山道：「我們現在只有兩個人，但是現在完全用聲東擊西之法擾亂他，好在這一帶山勢險峻，到處有我們隱蔽的地方，你身上火柴帶着沒有？」金成水道：「這個東西，是潛伏山中一時不能離開的。」崔日山道：「咱們兩個人分開，你從老林北這邊先往東北一帶找那乾草的地方，隨便的給他燃燒幾處，他們早發現也好，晚發現也好，早發現時，你用相反的方向躲開，我和你分開，向樹林那邊先打他十幾槍，把他的隊伍誘動了，我們可要時時的變換着方向，走一處在草堆裏給他點一處，追的不緊或者有障礙的地方，隨着點隨着把他熄滅，燒着些殘餘痕跡，我們這邊槍聲一起，橫斷山頭這麼大的面積，但是我們所看到的不過幾十名軍兵，我們只要謹慎小心些，隄防着他流彈所傷，我們行動上要快，時時的橫着轉變方向，他們那邊開了槍，我們這裏還擊回去，打出一槍，趕緊橫斷着山面，要出去幾十米，這樣我們精場十幾粒子彈，他就辨別不出我們有多少人，反正在一個夜間，又是這片亂山頭，他就沒法子緊追，只憑槍的火力，我們處處佔着優勢，退的不要太疾，橫着多擾亂他，這樣我們在東北多開幾槍，然後變換方向，最後要引誘他往西北攻，可是我們必須翻下蒲岩山頭，從西北離開蒲岩山脚，我們兩人全有幾十粒子彈足夠用的了，只要退下蒲岩山，靠西北山脚，一直往北去地方我沒到過，可是我却知道的清楚，因

爲我從釜山出發，我是安心在這一帶下手，地圖查看的極明白，往西北角下去，往東就過不去，有東北那個山脚隔斷，和西邊那條公路也隔開，往北出去不遠，有幾片被燒毀的村莊，我們只要退到那一帶，多開幾槍，我的事就算是完成，順着東北山脚往撞車的那個地方轉過去，我兩個人到處也能找到上山的道路，這樣作，足可以擾亂得他不知道有多少人從蒲崖退出去。」

金成水道：「就依你這樣辦，但是你也別放得太大意了，總是退得遠着些，他這幾十桿槍的威力可夠厲害的。」金成水和崔日山兩個人分開，順着樹林子北邊，兩人各找一個較高的地方瞭望了一下，此時正是那部隊在樹林子前集合，他們正預備橫着把隊伍拉開，分南北兩路搜索。金成水那裏退下高坡，却放火，崔日山這裏，連續的開了幾槍，這種黑夜裏，搜山的隊伍，任憑如何勇猛，但是找不到確實的目標，尤其是這幾把野火，弄得他們只有把隊伍全散開，一直的撲奔北山頭，作包圍形往前用槍轟擊，一點一點的順着亂山頭往上撲。

趕到他們這幾十名軍兵連續的一開槍，聲音就亂了，金成水和崔日山，東竄一下，西竄一下，更連着點了十幾把火，有的地方，燒得旺了，烟火衝起，部隊就照着有火光處一排一排槍打出去，剛往東邊撲，西邊槍聲又起，這麼大的山頭，在這黑夜間，簡直

的沒法找到敵人的蹤跡，這兩個人一邊擾亂着一邊往北退，兩人時時能找掩蔽的地方，看到軍兵往前撲的緊，也連續的開槍向這邊轟擊，搜山的部隊，敵人的影子沒有望到，自己這邊反被打傷了三四個，金成水崔日山這兩個人故佈疑陣，誘敵的方法，應付得當，這邊他們雖則也是久經戰陣的隊伍，可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就無法判明究竟有多少人，這邊是一個勁的往北撲，這兩個人一邊放着火，一邊從容的退，十幾里的山頭，這部隊子彈幾乎全耗盡了，才追到蒲岩山的北山頭，可是槍聲完全到了西北角。

靠西北角這邊，又是一個極容易上下的山坡，往東去是個大彎轉，並且靠蒲岩東北角的山脚那邊從釜山出發的另一個部隊，已經派兵在山頭上放哨瞭望，更有號燈表示了他們部隊的標誌，上面的軍兵不住的向天空放着槍，響應西山頭上來的隊伍，所以他們認定了隱匿蒲岩的奸匪，和殺害竹川太郎的凶犯，完全是被迫從西北退下去，他這一個部隊到了西北角，公路那邊因為也有一隊軍兵，他們是沿着公路和東邊那個廢村落搜索下去，此時得到警報，順着東山脚一隊軍兵也如飛的撲蒲岩西北，這一來，他們這七八十名部隊，在山脚下會合一處，向西北一帶燒毀的小村莊包圍追趕了去。

崔日山跟金成水兩個人，在這一帶又盡力的擾亂一陣，崔日山此番從釜山蓄意復仇，微倖得手，在這裏竟遇到了這班男女老少，這是他最高興的人，他現在忘了累，忘

了疼，他認爲自己不像先前只是悲憤沒有希望，現在雖則把這條命仍然放在槍口上，可是環境不同，這班人是自己願意接近的，他此時也不知道那裏來的那麼大精神氣力，此時兩人掩蔽在一片廢村子後面一條河溝東邊。

三 卡車淪陷

崔日山竟向金成水招呼道：「我跟你商量一點事，請你多辛苦，順着這片小村落，你再往西出去二三里，現在離得太近了不要開槍，最好是越過蒲岩西那條公路看看公路那邊有隊伍沒有，倘若是沒有阻礙，越過公路去，仍然是斜向西北放他四五槍，那時你悄悄的往南轉過去從蒲岩的西南角，邊山一帶退回。」金成水道：「朋友你呢？」崔日山道：「我認爲靠着蒲岩東北山脚，他臨時在山頭所設的瞭望要不得，無論如何我得把他弄下去，你不用管我，我自有法子再擾亂他一下，蒲岩山頭，他留一個人，也是我們的障礙，你想是不是？」

金成水道：「現在他們已經全被我們誘下山頭，只有那東山公路一帶出事的地方，他一時未必肯會撤下去，你一個人這麼去作，不太危險麼？何妨咱一同去。」崔日山道：「事情要辦，辦個澈底，你只要越過公路往西去，擾亂他幾槍，他一定要拚着命的

搜索，因為這一帶完全是輸血路，他們看得極重，也是他們最容易上當的地方，你不用管我，我決不能平白的犧牲給他們，老朋友，你不要過分耽擱，得了手趕緊退，時時防備着流彈，今夜野地裏這麼黑暗，給我們極大的便利，你的子彈還夠用了麼？」金成水道：「用不完。」崔日山道：「就這麼辦，咱們後半夜山頭上見了。」崔日山是說了就作，他立刻順着這道小河邊，極低窪的所在往東轉。

此時搜索的部隊，也從蒲岩西北一帶山坡上追下來，密集的彈雨，完全向這一邊射擊，金成水因為崔日山說話太堅決，沒有商量的餘地，並且這個時候也沒有工夫再遲疑下去，崔日山已經伏着身軀往東轉過去，他一邊走着，順着這個小河邊一片葦草下，一邊走着一邊拔那乾枯的蘆葦，和枯了的野草，他很快的就擰了兩個草把子，金成水果然照着他的話，順着小村後如飛的往西退下去，又連續的開了兩槍，這時崔日山已經出來有數十丈遠。

靠河邊有兩間草房，已經被拆毀，只剩下兩面牆，崔日山轉到破牆頭子後，借着牆頭子隱蔽，用火柴把兩個草把子全行點着，胆子是真大，容這兩個草把子着明了，他轉到破牆頭子邊上，把這兩個火把連連擺動，可是跟着順着這片土坡飛跑下去，這裏不是行船的河道，是山滾下來洩水的地方，沒有多深的水，崔日山把草把子用力的擺着，一

支扔在河溝子邊，一支向河溝子對面拋去，砰砰的又向空打了兩槍，俯着身軀，從黑影中毫不停留，順着蒲岩西北腳山邊轉過來，可是趕緊貼到山坡的下面，這是很長的一段路，因為這一段山坡是斜着向東北探出去，一直的到那個公路轉角的地方，才可以轉過去，此時凡是從蒲岩西上來的隊伍，完全到了野地裏，崔日山從這片陰黑的山根下，一直的往北轉，可是轉到西北角附近，聽得公路那邊也是連續的開着槍，不過槍聲聽的出來，完全是警戒，向天空打，沒有目標，崔日山轉過東北山腳邊，借着濃密的草木，把身軀掩蔽着，找到略高的地方，往東北一帶望去。

今夜出動的隊伍不少，這邊似乎也在向公路附近一帶全搜索到了，崔日山已經山腳邊轉過來，雖則部隊有火把有電筒，但是這麼大的地方，崔日山又是一個緊貼着山壁下，容易掩蔽，越往東轉過來看的越真，他們出動的這麼多人，今夜算是空費了力氣，多糟塌些彈藥，這裏已能看到白天撞車，往東去那片燒毀了的村落廢墟，有好幾十名部隊，他們從極東邊遠遠的那道河邊退回來，大約那邊全搜索到了，在撞車的轉角這邊，自己還看不到，因為這裏是一個大彎轉，他們在山頭設的瞭望，崔日山此時停身的地方也看不到。

崔日山此時把手槍的子彈上好，把腳底下從鞋底子下繫過來的絆帶，又重勒了一

下，自己已經順着山壁翻上有兩三丈高，從一片斜坡慢慢的轉過來，現在已經看到自己撞車的那個大轉角，往南去也可以看到公路上了，被撞的尸體，已經全運走，燒毀的汽車也不見了，可是就在這個山轉角邊停着兩輛大卡車，崔日山就知道他來了多少人了，至多有八十名，這是這種卡車至多的容量，能裝這麼多兵，崔日山一相度眼前的地勢，和附近放哨的情形，兩輛卡車，兩名司機的全在車上沒下來，靠公路上也安置了哨兵，不過隔得很遠，相隔着一二十丈，有兩兵軍兵，分在公路兩旁，是一個面向東，一個面向西，面向東的是望着野地那邊，面向西的是監視着山坡這裏。

崔日山悄悄的從這片山坡上退下來，他是從這個轉角外，反往北退，這可是離開公路，因為公路是往東轉下去，這片轉角的山頭，也就是二十多丈高，上面的哨兵他正為是在這裏能夠望到往東北轉過去，公路旁偏着西北一帶荒涼的野地，更可以看到往東去，他們部隊正在搜索的那片廢村落，崔日山他本可以順着山壁悄悄探升上去，把上面的哨兵打下來，可是他決不這麼作，他反往北退，仗着從小村子一帶退回來的部隊不是急促的往這邊撤，走的很慢，他們在那片廢村落一帶還不住的照着，偶然也打兩槍。

崔日山一估量，自己和上面瞭望的距離，自己的槍足可以打得着他，這可完全仗着射擊的準確不準確了，崔日山退到這片黑沉野地裏，認為可以成了，把槍掏出來，看準

了山頭哨兵停身之處，照準了他就是一槍，這一下子還真打着了，那名哨兵一聲怪叫，順着山頭的一片斜坡往下滾，崔日山趕緊俯下身軀，順着野地裏往北一邊緊跑着，手中槍是連續往公路東邊打，這幾槍是不求命中，只爲是擾亂他，果然這一下子靠公路南邊的哨兵，已經發覺山頭上的人摔下來，他們手中的步槍，連續的往山轉角的半腰轟擊，人是緊往這邊跑，崔日山順着公路西這一片荒廢下來的田地，緊往北退，可是跟着連續的又打了三槍，俯下身去，又裝上一排子彈，廢村落的那邊的部隊，也發現這邊山頭的哨兵被打下來，這邊野地裏連續的起着槍聲，公路邊也連續的有槍聲響，他們這一大隊人是散佈開，靠着北邊的二十多名軍兵，立刻全俯下身去，用步槍向這一帶轟擊，並且向前猛撲。

崔日山順着公路邊，往北緊跑了一程，砰砰的又是一連兩槍，這種地方用不着多耗子彈，只這幾槍，把所有從公路東搜索的隊伍完全誘過來，這種槍聲已經像爆豆一般，因爲這一帶太黑，他們部隊雖則往這邊撲，也不敢直着身子，緊往這邊追趕，散在公路東的一片野地裏，和山脚前，是一字橫排的拉開火線，往這邊用步槍打着，往前追趕，崔日山一看這個情形，自己俯着身軀從公路邊退下來，斜奔這個東北山脚，身軀完全俯下去，仗着地方大，山邊轉角一帶，雖則有十幾名軍兵全在俯身前進，可是他們有六七

個帶着電筒往公路的北邊和公路的兩旁照射着，越是這樣，崔日山越容易躲避，他稍微的偏着兩邊，俯着身軀緊跑出去很快的貼近山邊，這些個部隊完全是向北搜索轟擊。

此時從山轉角對面，公路的東邊，竟響起集合號角，一名軍官他如飛的跑過來，上了山角處停着的頭一輛卡車，這時就有一隊軍兵從村落的南邊也是往北撲的，聽到了集合號，立刻全如飛的向卡車這邊跑來，那名軍官站在卡車上，發着號令，約有三十多名軍兵全很快的上了頭一輛卡車，他們這輛卡車一直的順着公路往北衝出去，崔日山此時再倒退到極安全的地方，貼着山壁轉過來，此時衝到最前面的幾十名軍兵，全爬伏在公路兩旁，用槍往前打着，往前搜索，此時頭一輛車已經衝過去，車上的兵在卡車如飛走着，他的槍是分三面轟擊，此時第二遍的集合號又吹起，第二輛的卡車，已經在車身震動着，司機的也是預備着軍兵一到就開出去，果然因為遠遠的槍聲停止，所以他們頭一輛卡車，順着公走要搜索追趕。

崔日山貼在山壁上隱蔽着身軀，向南張望一下，先前的兩名哨兵，早已順着南面山坡爬上去，查看他們山頭被打下來的哨兵，此時這輛卡車上只有這名司機的，崔日山一咬牙，心說我索性再幹他一下，你看這一帶山坡上荒草小樹到處可以掩蔽，他順着山壁悄悄的溜了下來，貼着黑影中，很快的到了這輛卡車前，現在就仗着集合號隱隱響起，

軍兵們也是得到命令，往這邊跑過來，可是他們還是砰砰的繼續着發槍，這種卡車高，崔日山翻到下面，身軀矮下去，這個司機的手扶着舵輪，正在扭頭向東看着，仗着汽車前的燈還沒亮起。

崔日山猛然往起一長身，已經抓住左邊車門，他很快的在車門一開，人已經鑽進去，這桿手槍，槍口早已遞到司機的肋下，砰的一下，這一槍正從他肋骨下打進去，手槍的聲音雖則不小，可是從東邊過來的軍兵，步槍是一槍跟一槍響着，這邊車裏的聲音可就被擾亂了，崔日山是一手開槍，一手往這司機的嘴上一按，把他的頭用力往後一推，連喊全沒有叫他喊出來，用足了力氣，一托他，現在容不得把他弄下去，就把他塞在車子旁，崔日山敢這麼作，就仗着他的服裝是一樣，他更有那麼好的開車技術，他很快的坐到舵輪前，腳底下連續的踩了兩下，這種「盤」車的聲音最大，車身軋軋的響着，並且他的車更很慢很慢的向前移動，車這麼移動，是准許的，不妨礙士兵登車，此時更是一片凌亂的聲音，往這種卡車上爬上來，他們的槍柄亂撞着，車身在震動着，又是一名軍官三十多名軍兵，全上了車。

崔日山這種事辦得太險了，這也就仗着他在中陽輸送隊呆的日子多，他已經熟悉他們部隊的情形，司機的車頭裏跟一個人是平常的事，不過凡是帶着大槍的，車頭裏輕易

不肯坐，尤其是沒有長官的命令，更在出發剿匪的時候，軍兵們決不許隨便行動，並且車頭裏最險，現在他們這一隊更留下小村莊附近放哨的，已經比原來減少了八人，車上容得下，所以他們很快的全上了車，並沒有往前邊來，尤其是崔日山這種動作，用不着再命令他，車已經移動着，人一上齊了，車已經向前開出來，崔日山他是安心在這裏再辦一次冒險的事，不過現在他還沒十分拿定主意準怎麼作。

現在這輛車往前開出來，前面那輛卡車，順着公路往北衝出去，這輛車是隨後出發，因為前面已經有自己的卡車追下去，這邊雖則還是不斷的鳴槍示威，可全是往公路的兩邊打，這條公路前面已經敘述過從蒲岩山腳轉過去，是斜往東北走，這是隨着地形築路，崔日山車開出來，自己想着已然這麼幹了，就沒有後悔，我無論如何也得厲害害的捉弄他們一下，現在聽着前面的槍聲，望着卡車後面的燈影子，崔日山決意的要把這兩輛車給他撞一下，至少也要摔死他二三十，不過這麼幹自己是很險，活得了，活不了是沒有把握，事情也真奇怪，他這輛卡車衝出蒲岩山脚，出來不遠，突然見前面的卡車停住，車上的軍兵紛紛跳下去，拉成一個散兵線，順着公路兩邊全伏俯下去，槍是連續的向公路兩邊的野地裏轟擊，這種情形決不是無故自己驚擾，分明是有所發現了，此時前面的軍號響起，那三十多名軍兵散開了，順着公路兩旁往前衝出去，此時車上面的

軍官已經在招呼着催着車趕緊往前追過去。

崔日山也辨別出，遠遠的有槍聲，是由北往南打過來，這個事可怪了，自己是知道蒲岩山頭這班人全沒過來，金成水更是往西誘敵的退下去，距離這邊更遠，這種槍聲來得太怪了，這輛車眨眼間已經離着前面很近了，可是散伏在公路兩旁的這一隊軍兵，槍聲也略微停頓了一下，因為他們的子彈消耗得太多了，更因為辨查出野地裏雖則有奸匪開槍轟擊，可是槍聲不過是一兩下就停止，所以現在前面的軍兵不肯亂發槍，全是匍匐着往前搜索，可是第二輛卡車這名軍佐竟是喝令上面的士兵，全把身形伏下去，車頭裏是四桿步槍搭在鐵棚子上，却喝令司機的只管把車越過去，往前衝過去，崔日山也聽不清他把自己喊成什麼名字，他遂把卡車馬力加快，一直的往前面這輛卡車旁衝過去。

車上這名官佐，比前面這個帶隊的階級高，他是拿定了主意，把這輛車順着公路猛衝過去，然後在公路上散開，分兩隊橫着再往野地裏搜索，這樣伏在野地裏奸匪，總可以落在他們包圍圈內，車越過去時，車上的官佐匆促的向下面招呼了聲：「告訴下面這一隊軍兵的官佐，順着公路拉長了縱隊，往兩邊用火力威逼着向東西排搜。」崔日山這輛車是很快的順着公路往東北轉，這一來，到了他們送死的地方，這可不是崔日山原來的打算，因為頭一輛卡車停下來，車已經空着，並且他的軍兵全散在這一帶，自己撞了

車，人是決定逃不開了，可是車一越過來，崔日山立刻有了主意，因為由車頭的兩盞燈照到越往東北轉過來，趕情廢村落東邊那條河道，到這一帶却往西彎過來，這條公路是正正的接近河邊，雖是相隔着兩三丈，這很容易下手了，這一段公路比較兩邊高起數尺，兩三丈寬的路面，崔日山主意拿定，車走得快，眨眼間又出來一百多米，這時車上面的軍官已在傳令，招呼着開車的把車停下來。

崔日山是裝作沒聽見，不過車略微的一慢，悄悄的把左邊車門推開，自己把左腳用力的把旁邊這個死人撥了一下，腳已經伸到左邊的車門口，車這時馬力還沒足，這時崔日山猛然的把舵輪向左旋轉，手底下快，右腳也把開登開，手足並用，車頭剛往右一調轉時，這個崔日山，左手用力的往外一推車門，右手已經離開舵輪，一抓貼着前面的鐵框架，身軀是用足了力，嗖的一下，竄出來，他可是斜往車頭裏竄，因為車身已經很猛的一個勁，向右轉，他若是不往前竄，自己就能被車撞死，這輛卡車在一陣暴響下，順着土坡竄出去，崔日山整個的身軀也摔在公路上，車開得這麼足，一直的向河裏衝去，一片暴喊中，車上的軍兵也只於跳下四五個來，可是這麼跳摔下來也是半死了。

崔日山身軀摔下來，仗着他自己的力量，這段公路又是土道，雖則也鋪着細沙石，他身軀一滾是正好到了兩邊的公路邊，順着一片土坡滾下來，自己在土坡下略緩了

緩氣，趕緊的爬起來，順着野地裏斜往西北緊跑了一程，這邊的軍車肇禍，想救他們全沒有人，離着散伏在公路的那一隊軍兵又遠，崔日山所以得以從容脫身，他還得躲避着那邊散伏在公路兩旁的隊伍，他退出半里地來，伏身在土溝內，可是這時從卡車上跳下來的軍兵，能夠再爬起來跑的全沒有，不過內中有那蘇醒的快，槍在身邊他們連續的向南邊開了幾槍，呼應他們的部隊來救他們，崔日山在土溝裏稍緩了緩氣，辨了辨方向，躲避着東邊的公路附近，他仍然繞奔蒲岩北山邊，這裏散伏在公路上一隊軍兵已經發覺了這邊出事，他們全如飛的向這邊撲救。

四 送槍的人

崔日山從野地裏伏下去，緩一陣，跑一陣，他一直的撲奔到蒲岩的北山邊，這裏靠公路上的小村邊可還有軍兵，不過人太少了，容易閃避，崔日山悄悄的貼近了山邊，看了看山頭上是沒有人了，自己到了山根底下，掩藏住身軀，倚在石頭上歇息一下，這裏還不能停留下去，現在一切的行動，部隊那邊完全認為這些奸匪已經離開蒲岩附近，自己得趕緊翻上山頭，跟崔芳林等好聚合，崔日山此時實有些筋疲力盡了，緩了半個鐘頭的工夫，這才把身上整理整理，這麼拚命的掙扎，始終自己的槍還沒失落，悄悄的從山

脚邊轉過來，因為貼近東北角這裏沒有上去的道路，總得往南出去二三十丈，才有傾斜的山坡，可以往上揉升。

看了看這邊黑沉沉，附近一帶沒有軍兵，靠公路的對面通着野地那邊有人，相隔着十幾丈，自己這邊掩蔽着身軀，貼着山根下，往南溜過來，崔日山他一邊張望着，小村子那邊放哨的軍兵往南出來廿多丈遠，這裏有一片傾斜的山坡，可以往山頭揉升上去，附近山壁上還有許多樹木，足可以隱蔽，崔日山往上已經翻到十幾丈，黑沉沉地山坡，崔日山是放心大胆，往上走來，離着上面山頂也就是四五丈，崔日山他順着斜坡正往上走，因為這北下道一帶往蒲岩山頭並沒有正式的道路，上面野草樹木尤多，手底下得時時分撥着荒草野樹，崔日山正伏着身軀往上走，突然從左邊兩棵小樹後，一聲暴喊，一個軍兵從樹後竄出來，用步槍上的刺刀，照着崔日山身上猛刺過來，崔日山是猝不及防，往後一閃身，可是刺刀竟是札在崔日山右腿的前面，還仗着崔日山左脚往下一滑一閃身，沒被他刺刀刺重了，不過這一來崔日山的脚底下完全蹬滑了，身軀向後一倒，順着山坡往下滾，這要是得摔下去，崔日山也得摔死蒲岩山下。

他身軀翻到十幾丈，正有一排小樹，自己覺得身軀猛被人抓了一把，往旁用力一拉，把崔日山的身軀，橫拖到小樹下一片荒草中，更聽得耳邊有人在用極低的聲音，招

呼日山別動等着我，那名日軍他也隨着追下來，但是這種傾斜的山坡，他也是怕摔死不敢緊跑，他時時用步槍支持着身軀往下溜，崔日山突遇這種意外的救援，可是辨別不出，是什麼人來，自己的身軀，正橫在一棵小樹下，驚魂甫定中，已經看到這個人，他代替了自己從上面緊翻下去，並且帶得山坡上的石塊，嘩啦嘩啦的響着，這種地方若是隔開四五丈遠，就不容易看清楚了，所以退下來的這名日軍，他一點沒看出從山坡上摔下去的人，已經換了，他並且認為這個人被刺刀刺傷，再滾下山坡絕活不了，所以他絕沒開槍，崔日山已經掙扎坐起，摸了摸腿上的傷，雖則已經被刺出血，可是傷痕還能忍耐下去，自己尙認定救自己的一定是留守在北下道的鄭匯泉。

這時那名日軍順着山坡，追下去，崔日山耳中聽得緊貼着山根底下，砰的響了幾下，崔日山知道這個人已經用手槍把這名軍兵打死，下手和自己對付那個卡車司機的一樣，也是把槍口按在他們身上開的槍，所以聲音極小，隔了工夫不大，山坡這裏黑影擺動着，崔日山現在已經緩過氣來，他在小樹後已經站起，個人的手槍，依然存在，他因為辨別不清上來的是什麼人，把槍拔出來預備着，此時下面這個人順着山坡很快的翻上來，崔日山雖則辨別不清來人的面貌，不過可看得出上來的人不是軍裝，沒有大槍，崔日山趕忙向下打招呼：「老朋友往這裏來，我等着你了。」這人此時腳底下加快，順

着斜坡到了這棵小樹下，可是來入低聲發話：「日山！你想得到我會到這裏麼？人也走盡了。」崔日山驚疑得幾乎喊出來，趕情這個人竟是奉天培。

崔日山趕忙把手槍插在身上，從小樹後轉出來，伸手抓住了奉天培，說道：「我還會看到你！」崔日山說這個話已經帶着悲聲，奉天培忙說道：「日山！這不是講話的地方，我有要緊的話問你，你既然在這一帶行動，蒲岩山頭的一般朋友們你可看到了？」崔日山忙答道：「已然遇合，你找他們有事麼？」奉天培拉住了崔日山一隻胳膊，低聲說道：「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那麼我們現在往蒲岩山裏去，不致於被襲擊麼？」崔日山道：「不會！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同行動。」奉天培道：「很好！咱們趕快上山」。奉天培仍然拉着崔日山的左臂，緊往上面擡升，可是崔日山向奉天培問：「那名日軍被你打死了麼？」奉天培道：「下手很快，我沒容他出聲喊。」崔日山道：「你爲什麼不把他那桿槍帶上來」。奉天培道：「這桿槍要不得，現在只能作成了他被流彈所傷，就是我們的便宜，你想那邊還有哨兵，公路北還有部隊沒退下來，我也是安心往蒲岩來，訪尋上面的這班朋友們！倘若把他的槍帶走，分明是告訴出動的部隊，這蒲岩山頭，有人隱匿了。」說話間兩人已經翻上山頭。

崔日山長吁一口氣道：「天培！我真不知道我到現在還能活下來，還能看到你！多

少個死余叫我逃出來，天培！你怎麼知道我會到了這裏，蒲岩山頭，有一般朋友們隱匿。」奉天培忙說道：「你先告訴我，他們在什麼地方隱匿，你一定能放心我，不會壞他們的事，咱們先趕緊離開這裏。」崔日山道：「蒲岩山上，我也是才和他們遇會到一處，今夜的事全是我一個人惹的禍，這裏他們有廿多人，全是蒲岩西大磨穀，逃得活命的人，他們可是才組織起來，沒有力量，不過全是一般有血性的好朋友，現在臨時集合，蒲岩山中部靠老林南一片斷崖下，不過是暫時棲身而已，咱們奔西南走可以找到他們，你既然到了這一帶，你可知道白天公路那邊發生的事故，就是我辦的。」

奉天培道：「日山！我的眼力不差，你果然是個好漢子。」崔日山道：「我費了少日的工夫找你，就是找不到，在中陽里，我幾乎又送了命」。崔日山此時趁着走路，把自己跟胞弟崔東山相遇以及所有經過的情形，大致的先說與奉天培，奉天培忙說道：「日山！你很幸運！我們鳳山鎮，東山分手，你能作出這些有用的事來，很好！你那會那麼容易找到我，當時對我們搜捕那麼急，我們隱匿起來，好幾天的工夫，沒敢離開東山一帶，你若是那麼容易找到我們，只怕我們又早入獄了，當時我們六個人，已經犧牲了兩個，但是他們的隊伍，也被我們打死廿多個。」

崔日山忙問道：「李華森怎麼樣？」奉天培道：「他依然還在。」崔日山道：「我

盼這條好漢活下去。」奉天培跟着說道：「我們的力量單薄，根據地又不能回去，所以我們在東山峪爲整頓之後，現在我們已經盡力和當地游擊隊聯絡，現在的方法，就是要把我們的組織聯合到一處，互相呼應，有一次行動，各處的組織全要協助，這樣我們的力量比較加厚了，現在更以釜山四週作了我們攻擊的目標，我已經跟華川游擊隊的申杏林孔煥方遇到一處，我們已經作了好朋友。」崔日山忙說道：「你竟會和他遇上了麼？」我在鳳來村復仇時，多虧了那個孔煥方，他幫了我的大忙，我爲得要找到天培兄你，所以我沒跟隨他一道走。」

奉天培道：「我已經聽得他說了，我們已經來到附近一帶，因爲我從種種方面得到信息，蒲岩這裏也有組織，這裏佔着極好的地利，所以我要安心破費些天的工夫，找到這裏的首領，我們將來或許全到這個地方，可是我來得很巧，公路和蒲岩山頭，突然出現大隊的軍兵，我在蒲岩東北角已經看清了軍隊的行動，這種情形，我已經一望而知，這是故意的誘敵，把隊伍全行到野地裏去，爲的好掩護蒲岩山頭的組織，我轉過山邊，我是安心往蒲岩山頭探查一下，可是我在這種時候上來，因爲事先我你毫沒有聯絡，我很容易遇到誤會，現在公路上的隊伍又沒撤走，我還不敢冒然往山上闖，恐怕彼此在無法解釋下，一開了槍，很容易把下面隊伍引上來，我那不是給他們惹禍嗎？」我

雖在山坡上潛伏，我發現一名軍兵，不知道他看到什麼可疑，他在公路上來回走着，竟是順着這片山坡上來，看情形他並不是奉命到山頭上來，他在山頭上來回走了一陣，已經退下來，他突然隱藏起，大約他是發現你的踪跡，可是那時我跟你隔的太遠，我這邊也看不清你的身形，我更不知道你的打算是什麼，並且公路那邊還有放哨的兵，所以在遲疑之下，你竟遭到襲擊，你從上面滾下來，我認定了你既是軍兵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你身軀滾到近前，我更辨別出是你，我這才把你阻擋住。」

崔日山道：「我們前後的遇合，好像是有一種因果，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在這個地方竟會遇到你。」這時兩人順着山頭，往西南走出很遠來，突然前面巴嗒，巴嗒，的石塊連響着，崔日山忙的低聲告訴奉天培道：「有我們的人來了。」崔日山伏身也檢起一個石塊向對面打過去，跟着他緊往前走，口中連吹了兩聲輕微的口哨，對面也接了聲，跟着一個人緊跑過來，正是崔芳林，派申志宏向這邊接應北下道的人，申志宏來到近前，他萬想不到崔日山會在這邊出現，他立刻拉住崔日山的手道：「你不是在蒲岩西邊誘敵，你怎麼會來到這裏？那邊還有什麼人？」崔日山忙答道：「有朋友到了。」奉天培此時也到了近前，崔日山道：「這就是我說過的，金川游擊隊首領，他要跟我們聚合。」申志宏趕忙向前拉住奉天培的手道：「朋友！你能給我們這般沒用的人增加力量，

我們歡迎極了，不過方才南柳坡那一帶槍聲緊了一陣，鄧匯泉靜子他們已經全往南山頭那邊探查，可是我方才竟是發現偏着西北那邊有些異樣的響動，我因為從此處往西去沒有掩蔽的地方，所以我從這裏轉過來，現在東北山頭，可沒有日軍的踪跡了，我們前面得看看到底是什麼。」崔日山又把槍從腰間拔出來，奉天培也把手槍撤下來，向申志宏道：「申朋友，你的大槍可千萬不要隨意的射擊，聲音太大，容易把下面的部隊勾引來。」申志宏答應着，這三個人趕緊散開，順着這片亂山頭各自隱蔽着身軀，往北搜索過來，崔日山他此時腿上的傷還在疼着，依然是絲毫不肯示弱，往頭裏竄，往前面出來，沒有多遠，崔日山口中輕吹了一下，招呼奉天培跟申志宏兩個人把身形伏下去，這兩人也聽到偏着西邊一帶一片亂石坡，嘩啦的響了一下，並且更有鐵器互碰之聲，聲極清楚，這已經是判明是有入丁了，奉天培他也伏着身軀緊往前走。

這時崔日山他驟則聽到前面的聲音，但是這些日來已經看得清楚，不管軍部方面和特務機關，他們是輕易不敢往山裏搜索，人少了他們不敢進來，公路那邊隊伍是否撤下來，現在離着東山邊遠，看不到，不過若是隊伍搜山，他們絕不敢這麼秘密行動。崔日山跟奉天培離着近，湊到他耳邊，低聲說：「情況不明！可不要冒昧動手！咱們試探一下。」崔日山連續的打出四五塊石塊，一邊打着一邊往前伏着身軀撲過來，崔日山向

奉天培打的招呼有用了，兩人手中雖則擎着槍，不看清楚了，決不發動，金成水他是大槍，決不許他用。

崔日山此時正從一個石崗子邊轉過來，他往東又撤出數丈遠，找了一個小山坡，身形伏在上面，探着頭正好往西北張望，這時所看到的這個黑影子，也正從一道高崗子過來，崔日山雖則看不真切，可是這個人，身上似乎帶着笨重的東西，因為他也是不敢挺起身來走，半伏着身軀，他身旁似乎有什麼笨重的東西又跟石頭撞了一下，分明是鐵石互碰，此時崔日山抓起一個胡桃大的石頭，手底下用足了力量，照准了這個人現身之處打去，這一石頭打的特別明顯，叭噠正落在這個人的面前，這個人身形趕緊往下一伏，他身邊嘩啦又響了一下。

崔日山認定了這決不是搜山的部隊，他們身上決沒有這麼笨重，並且望到四週再沒有動靜，自己這邊有三個人，發現的只是一個，足可以應付了，崔日山緊往北轉，這個人可就伏身那裏，不再往前進，崔日山相隔他有五六丈遠，突然用沉着的聲音，發話喝問：「什麼人？不許動，你敢動，就開槍打死你！」現在崔日山是預備情形不對，自己頭一個先給他一子彈，可是話發出，那邊既沒開槍也沒挺身起立，仍然伏在那，可是把一桿大槍已經搭在高崗子上，身形縮着，他可在答：「發話的，是蒲岩朋友麼？」崔

日山一聽這種語氣，決不是部隊裏上來的人，趕忙在問：「你是什麼人？快講，不要自誤。」

這個人只說出：「鯨魚」二字，崔日山「呀」了聲，忙的也還答了聲：「全是跟風浪來的，過來吧。」更回頭向奉天培，申志宏，噓的連吹了兩聲，他們已經聽到崔日山和來人發話，奉天培仍然是俯着身軀緊闖過來，向崔日山打招呼道：「來的是誰？」崔日山也在低聲答着：「是你的人。」奉天培一聽這個話，放了心，也在往前緊走着，向山崗子那邊打着招呼，此時這人已經從那片高崗子挺身立起，順着石坡走下來，奉天培頭一個就辨別出來人，正是自己最得力的人，李華森，忙的招呼：「華森，你怎麼會到這裏？」崔日山聽到奉天培的招呼，也是驚喜異常，這是自己最願意見的人，鳳山鎮脫身時，已經看到他那份勇猛，射擊術的準確，自己把手槍趕緊掖在腰間，迎上前來，連奉天培也到了近前，這才看出李華森身上趕情揹着四桿大槍，手裏還提着一槍，肩頭上更掛着好幾個子彈袋，他身上揹着這麼多笨重的武器，竟會從蒲岩北翻上山來。

奉天培，崔日山全向前拉住他胳膊，崔日山在問着：「華森，你這是從那裏來？會帶來這麼多武器」。李華森喘了口氣道：「累死我了，不過我這幾桿槍，可全是檢現成的，我是從這蒲岩東北護送着一個弟兄往白石岩雙河口那裏去，我已經護送他越過蒲岩

東北的一道重要卡子，他可以走脫了，我才趕回來，聽到這一帶山頭槍聲太緊，我打了六七槍，才趕過來，就在公路東發現那個河邊，死傷許多軍兵，從河邊上就撿了兩桿槍，我往西邊要越過公路時，那邊倒着三個已經死的軍兵，槍械子彈有現成，遠遠的看公路邊上還有帶着重傷爬幾步摔一下，向那邊拚命的喊着，我知道這一帶一定出了事，我弄了他五桿槍，從野地裏轉着過來，不過那一段路走得很險，我才竄入野地裏，從南邊的公路上，已經有部隊如飛的趕來，我本想不到蒲岩山頭來，因為雖則知道我們首領是要往蒲岩找尋山內的人，可是知道他也是沒有一定把握的，我是預備去葉子山，不過身上帶着這麼多笨重武器，蒲岩一帶又發生事故，我恐怕不易走開，所以從西北角費了很大的力爬上山來，預備把這些槍，先藏在蒲岩山頭，嚴祕的地方，等着下面的隊伍，完全撤走，我再離開這裏，不過附近一帶的情形，搜索的十分嚴厲，近山邊一帶，找不到較好的地方，藏這批軍火，想不到在這裏竟和你們相遇，你竟到了這裏，我們從鳳山鎮東山退走，也曾在那一帶找了你好幾天，想不到你也離開那裏。」

五 把她們救上了山頭

這時申志宏也到了近前，奉天培給他們引見一下，申志宏伸手把他帶來的大槍自己

揸上三桿，奉天培也要過兩桿去，跨在肩頭上，向李華森道：「你來得很好，我們推測得不差，蒲岩這裏一班老朋友們也全組織起來，詳細的情形等着叫日山告訴你，現在我們先離開這裏，蒲岩這裏是個很好的地方，日山又到了這裏，我們全成了一家子，他們才行組織起來，一切全沒有安置好，並且還時時受着部隊的威脅，你得來這幾桿槍，很有用，他們正需要，我們趕緊避開山邊一帶，還算是他們這班人應付得法，現在已經另找了一個嚴祕地方，暫作棲身之地，華森，咱們跟他們一道走，跟這一班朋友全聚合一下，這是我最高希望的事，居然順利的能夠如了願，只要蒲岩的老弟兄們站住了腳，我們可以好好計劃一下，在這一帶很有我們活動的地步。」李華森告訴着，連申志宏一同的從這裏翻回來，撲奔南柳坡那裏，要看看那裏的情形如何，自己人是否退下來。

這四個人一邊走着，奉天培更把自己在山半腰救了崔日山的事告訴了李華森，崔日山也把自己從鳳山鎮逃出去後，經過的事，全向李華森說了一番，從北下道這邊山道上，一直的撲奔南柳坡，有六七里的道路，並且全是從亂山頭上走來，一邊走着還隨時得注意蒲岩東一帶防備着山邊有什麼驚動，可是陸上是毫無阻隔，鄭隴泉龍子是申志宏到這裏後，打發他們老少二人先行緊趕南柳坡，無論遇得到遇不到他們，不必再等候，順着南柳坡山頭，叫他們回轉臨時根據地，這四個人一路行來，並沒遇到自己的人，一

直到了南柳坡的山頭上面，他們就攔的工夫是很大的，從山頭上面，已經看到下面那兩間木房子，尚在燃燒着，並且在這一帶附近的公路上，還有放哨的軍兵，在公路的邊上守衛着，木房子附近也看不見什麼情形，山頭這邊也找不到自己的人，他們隨時在附近用小石塊打去，向自己的人呼應，始終得不到回應，申志宏好生懷疑担心，崔芳林是從這裏來了，鄭匯泉龍子也是到這裏來，可是現在他們也不見，分明是全離開這裏，申志宏向崔日山奉天培等一商量，他們一定是全退回老林南的斷崖了，我們也趕緊回去，看看這裏的人是否安全退回去，申志宏等遂一同從南柳坡山頭往西南走下來。

現在是不用再奔那片老林斜穿着一處處亂山頭，往西南出來不遠，前面一片亂石堆後，竟是有入打過石塊來，申志宏趕忙的俯下身去，輕吹了一聲口哨，向那邊呼應，因為這是自己定下的暗號，知道這裏有自己的人瞭望着，果然一條矮小的黑影緊跑過來，竟是龍子，他到了申志宏近前，他看到多了這麼兩個生人，並且更多了幾桿槍，驚異的拉着申志宏的手問道：「申叔叔，這是誰？」

申志宏道：「這全是我們的好朋友，你不用細問，你匯泉叔叔退下去了，誰叫你留在這裏，南柳坡這裏怎麼樣，下面的木房子是誰燒的？」龍子道：「我趕到這裏時，他們將將的才退下去，這裏出了事，我們的人有帶傷的，我也沒看見全是誰，可是申叔叔

我告訴你一件喜事：我旭東哥哥回來了，可是芳林叔叔叫我在山頭這裏把守着，往西南去離開數十丈，全有我們的人，一段一段的一直到老林南斷崖那邊，這一帶隨時有了變故，我們好隨時的往斷崖那邊傳遞信息，小林小楓小滄全散在這條線上，芳林叔叔吩咐得很嚴厲，叫我們好好嚴密的監視這一帶，所以我也不能離開這裏了，真急死我。」

申志宏因爲龍子說的話不清楚，朴旭東竟會逃回來，下面的房子被燒這一定是出了事，不過附近的情形看起來蒲岩山頭一帶，還可以暫保一時，申志宏遂囑咐龍子：「好好的聽芳林叔叔的命令，在這裏監視着山邊一帶，可千萬不要冒險往山頭的邊上隨便的走動，下面部隊他們那種沒有目標的隨便放槍，一個不小心被流彈所傷，更容易惹出禍來。」龍子答應着，申志宏向奉天培等說道：「這一帶既然全安置下人，我們一直回轉斷崖吧。」一路上仍然十分謹慎着，時時的向前面問着路走，果然小林小滄等這幾個年輕的孩子全散在這一帶，他們很知道事情的重要，個個隱匿的情形很好。

離着斷崖還有一段路，這裏還有李宏達李誠樸，也伏守在附近，直到那個斷崖前的山溝邊，在高坡上，尚有金達元在瞭望着，申志宏遂也不再向他們問，略打招呼，把奉天培李華森的名字告訴他們一下，引見一下，這裏順着這片陡峭的斜坡仍然留着那條軟索，申志宏先向下面打了招呼，下面山溝內仍然在黑沉沉，可是有人，在下面不時的瞭

望着，申志宏等全順着軟索溜下來，崔芳林已經在接應着，因為看到隨着下來的，多了兩個人，多了好幾桿槍，崔芳林也是十分驚異的向申志宏道：「怎麼帶回新朋友來了。」崔日山一旁答道：「老朋友，這裏的情況如何？」

崔芳林道：「很好，今夜的事雖則十分險，但是到現在我們就算沒有重大的犧牲，不過傷了幾個人，你們快給我引見一下。」此時，池野木，威銅堅也全湊過來，崔日山忙向奉天培，李華森兩人說道：「這就是蒲岩這裏的首領崔芳林。」更把奉天培李華森給崔芳林等引見了，崔芳林等全是驚喜異常，忙的招呼道：「朋友們隨我來，現在我們已經把這裏的山洞子清除好了，朋友們才辛苦了，可以到裏邊略坐一坐，緩緩氣。」奉天培李華森隨着崔芳林等順着山溝邊往東走出不遠來，崔芳林停身站住，向奉天培李華森道：「二位朋友，你們往溝邊子這邊這片草堆看一下，可有什麼可疑的跡象麼？」奉天培點點頭道：「所說的山洞子就在這草堆後面掩蔽着麼？倒是個很好的地方，我們是不需要客氣的，不過這是夜間，在白天還要仔細一下。」崔芳林道：「朋友說得很對，我們也正需要像天培兄這樣有經驗有閱歷的人來指示我們一切。」

奉天培說道：「芳林兄，我們現在全是一樣的情形，此後，我們互相把力量拿出來，我們到蒲岩來，還有許多借重的地方，彼此出發點相同，誰看到的，誰指示，彼此

聞不許說客氣話才是，芳林兄對麼？」崔芳林含笑答應着指點着，奉天培李華森全貼到崖壁下，轉到這片蘆葦深草的後面，這麼走外面的葦草不致於被踩倒，到了第一個石洞前，崔芳林引領着走進裏面，像這樣的山洞在山裏邊是很少，可是山邊一帶，到處裏有這麼住着的一班窮苦貧民，有石洞有土窖，這裏面全有通風的地方，在這班人沒到了這裏之前，他們已經清除的乾淨。

此時裏邊靠山洞後面石壁下，尙點着一支蠟燭，光是很暗，洞口那邊不走近了是不見，更有大片的蘆葦茂草擋着，現在順着洞內的四週，已經堆了許多乾草，此時把步槍子彈全放在地上，崔芳林此時借着這點暗淡的燭光，看到李華森，奉天培這兩個人的面貌，自己心中暗暗的高興，李華森年歲輕，現在雖則在十分疲勞之下，依然帶着一股子英風銳氣，這個奉天培，年歲雖則大些，在他臉上帶出一股子沉靜英明果敢之氣，自己這邊，全是年歲大的人，並且他曾領導過金川游擊隊的組織，更聽到崔日山說過他鳳山鎮越獄的情形，這兩個人到了這裏，就是他們不能長久留在這，可也是給自己這裏添了極大的力量，遂請奉天培李華森一同落坐，此時那個喜元嫂更送進一銅鍋開水來，帶來兩個碗放在這，崔芳林却向喜元嫂問了聲：「李雲嫂現在怎麼樣，他的傷和些麼？」喜元嫂道：「芳林叔放心吧，不要緊了，看情形沒有妨礙，緩兩天就許好了。」崔芳林

點點頭道：「你們好好的照顧着他。」喜元嫂跟着退出去。

申志宏向崔芳林道：「我聽說劍山的兒子朴旭東回來了，在路上我也問不清楚南柳坡的情形，旭東在那裏，我要看看他，究竟他是怎麼回來的？」崔芳林道：「他現在在第一個洞子內，大概睡着了，叫他先好好的歇一下，他也帶着傷，更因奔馳過度，真是九死一生。」崔芳林這才把南柳坡的情形說了一番，崔芳林和申志宏探查蒲岩北山頭部隊退下去的情形，兩個人分手之後，申志宏是奔了北下道，崔芳林轉回來，順着那片亂山頭，一直的往回下翻。

離着南柳坡也有三四里遠，在崔芳林折轉回來時，情形是很緊，因為遠遠的張望到山下邊公路上，也發現着大撥的部隊，他們放哨的軍兵，順着公路不住的放着槍，靠西北一帶被誘出去的部隊，也在連續的轟擊着，這種情形，十分緊張，崔芳林自己十分謹慎着，一面查看着山下的情形，還得時時的留神，下面向山頭射擊的流彈，離着南柳坡已經近了，可是貼着這邊的公路上，正有一隊軍兵，一邊開着槍，順着公路旁往北緊跑着，他們的情形，分明是在追趕着什麼人，崔芳林看到這種情形，越發驚心，自己是緊往南柳坡這邊山頭轉過來，因為山形不是直線，隨處的彎轉，這一帶就仗着這幾十丈山頭比較着高，山壁也陡峭，所以下面的部隊一邊在公路上飛跑着，雖則不斷的向這山頭

上無目的射擊，可是這一帶決不能上來。

趕到轉過前面山頭一個小彎子，崔芳林竟望到山下邊那兩間木房子冒起濃烟，那木房子附近，更有十幾名部隊，順着木房子後水池子邊，用電筒到處的照射着，貼着山壁下和山壁的半腰有樹木有野草的地方，全有槍照着那邊轟擊，把水池子邊已經全搜索到，他們分明是找什麼人，這一來，崔芳林可認定了留在這裏沒退走的玉貞嫂李雲嫂，恐怕要毀在這了，木房子起火，這一定是被部隊點着的，自己此時離着貼近木房子那一段山頭邊還有一二十丈遠，可是李誠樸成銅堅兩個人是被派守在這裏，倘若情勢緊急，他們不會不照顧着玉貞嫂李雲嫂早早的退上山來。

崔芳林俯着身軀順着山頭邊緊往這邊跑過來，自己在行動上是十分謹慎，腳底下輕，留着神，剛往前邊出來三四丈遠，突然聽得緊靠着山頭邊有人在啞着嗓音招呼：「快！拉我一把，腳底下登滑了。」在這呼聲中，更聽到山頭邊嘩啦響了一下，有石頭塊順着山頭滾下去，崔芳林聽到這種聲音，雖則辨別不出是誰來，可是已經知道是自己人了，自己趕緊往前竄，也是低着聲音俯着身軀，向山頭邊招呼：「誠樸，銅堅，你們作什麼？」此時山頭邊的碎石，還在響着，崔芳林發着低微的呼聲，爲是防備着他們誤會動手，這時聽到是李誠樸答了話，聲音也是很低，在招呼着：「芳林，你來了麼，

快快的幫忙。」崔芳林趕緊的槍指在肩頭，緊跑了兩步，竄過來，只見咸銅堅指着一個人，李誠樸扶着他的腕子，已經把他拉上山頭，崔芳林忙的在問：「銅堅，你指的是誰？」咸銅堅喘的已經緩不上氣來，李誠樸在向崔芳林的耳邊道：「是朴旭東，不要問這些了，李雲嫂和玉貞嫂，還沒上來，你快着點，這邊的情形太不好，你趕快的接應他們逃上山頭，我們先把這個人帶着往山裏退。」

崔芳林在匆遽間向李誠樸耳邊說道：「別往老林退，那裏去不得了，若是我們不能合到一處，你們一直的撲奔西南，我們的人全在老林西南，那片小山頭後，別錯了方向。」李誠樸也不答應，他用力的架住咸銅堅的左臂下，兩個人帶着這個受傷人緊往山頭的兩邊退下來，崔芳林把自己的槍重往脖項上套了一下，順着山頭這邊，一邊看着水池子那邊的軍兵，把身軀俯下去順着斜坡往下溜，這時已經聽到十幾丈下面有低微的哎喲聲，和急促的喘聲，崔芳林知道這定是玉貞嫂李雲嫂，自己此時在山坡上面，也不敢直着身子走，此時更顯出這種地方的危險，越是着急，趕情腳底下越登不穩，崔芳林索性把身軀斜着，往山坡上一倒，向下溜了下來，此時耳中更聽得清楚，果然是玉貞嫂李雲嫂的聲音，崔芳林趕忙噙着嗓音向下招呼：「你們不要怕，別動。」崔芳林順着山壁往下滾，就溜了下來，抓住了一棵小樹，把身軀停住，還隔着六七尺，下面人喘的聲音，

已經聽得很清楚，崔芳林趕緊往前湊過來，只見玉貞嫂爬在山壁上，一手抓着一棵小樹杈子的樹根，一手拉着是李雲嫂，看情形兩個人全不成了，上面這一段，再也上不了。

崔芳林趕緊的把腳底下站穩了，湊到玉貞嫂的近前，低聲問：「你們全受傷了麼？」玉貞嫂喘吁吁答道：「芳林叔，你趕快先把李雲嫂救上去，他實在不能支持了。」

「崔芳林趕緊又往下翻了數尺，這種地方，這班人雖則屢次上下，但是時候和眼前的情勢不一樣，這種地方到了緊急的時候，年輕力壯，腿腳俐落，還能夠拚着命很快的逃上來，雖說是山坡傾斜，並沒有上下的道路，若不因為這樣，這裏也不敢埋伏上人，在這裏動手，此時崔芳林腳底下十分的小心着，把身軀伏在山坡上，低聲在招呼李雲嫂，他口中雖還能答應，可是已經說不清話了，在黑影中也辨不出他是那裏受了傷，水池子那邊的軍兵還在不住的向高處用步槍射擊。」

崔芳林趕緊的招呼玉貞嫂撒手，往小樹底下移挪一下，在這裏等待，自己先把李雲嫂救上去，回頭再幫助他，崔芳林先把大槍摘下來，放在玉貞嫂的身邊，告訴他：「不要動，自己很快的就可以下來。」這才把李雲嫂摺在身上，崔芳林雖則身體健壯，這種地方，也不敢直起身來，一失腳就弄個同歸於盡，往上慢慢的爬，就這麼一段山頭已經累得崔芳林力盡筋疲，通身是汗，好容易才把李雲嫂放到山頭黑暗處，自己二次翻下來，

玉貞嫂因爲李雲嫂已經被救上去，他此時緩了緩氣，抓着大槍，已經又爬上兩丈多來，崔芳林這一下來，抓住他一條胳膊，一手握着槍，玉貞嫂尙未能掙扎着行動，可是到了山頭上面，玉貞嫂忙向崔芳林道：「芳林叔，下面的軍兵，只要上不來，你叫我緩緩氣吧，我心頭發癢。」此時李誠樸跟成銅堅已經把那個帶傷半死的朴旭東搯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暫時放下，也恐怕崔芳林一個人救山坡上的兩人有失閃，李誠樸自己先趕回來接應。

六 涉險偵敵

崔芳林忙向李誠樸招呼：「這裏危險萬分，他們全不能自己走了，我們搯着先退回去，人少若是部隊一上山頭，我們再難脫身了。」崔芳林仍然把李雲嫂搯在背上，提着大槍，頭一個先奔西逃下來，李誠樸也要搯着玉貞嫂走，玉貞嫂咬着牙站起，只叫李誠樸架着他一條胳膊，他仍然掙扎着，隨在崔芳林的後面，崔芳林雖則不知這裏情況，但是他們這種情形，自己痛心欲死，尤其是此次隱匿蒲岩山頭，無形中大家已經推舉自己作首領，縱然自己應付失當，沒有能力，老弟兄們雖然死在蒲岩山，那是甘心情願，可是他們這一班女流，無論如何也先輪不到他們遭到危險，但是現在先顧不得問出事的經過，總得先跟自己人集合一處，人多力量厚，也能好好的隱匿他們，可是李誠樸却向崔

芳林招呼着道：「芳林，你不要拚着命跑，部隊沒有上山追來，龍子可已經打發回去招呼人，他是不是能找到他們，我想只要遇到咱們自己人，他們必來接應。」

這時咸銅堅也把朴旭東攆起，順着山道一直的往西南，退了下來，果然走在半路上，池野木朴劍山咸濟水龍子小滄全趕了來，兩下會合一處，這一來有接應的人，咸銅堅才肯說，自己的腿也摔傷了，叫池野木幫着他，可是這時那個朴旭東已經緩過來，他喘吁吁招呼道：「你們把我放下，我可以走。」崔芳林叫池野木跟咸銅堅兩人架着他，告訴大家我們趕緊退回斷崖，死活現在也得利用那山洞，安置受傷人，不過這邊的情形，還不敢保證怎樣，我們從這裏也該安置人了，遂先把龍子小滄指定了地方，叫他們在這瞭望着，這班人趕緊的往西南退下來，小林小楓也趕來，崔芳林也叫他們分開地段的放哨，萬一部隊往南柳坡這裏，搜上山來，我們也好從斷崖再退走。

仗着崔日山金成水他們兩人誘敵的方法弄得聲勢很厲害，現在把隊伍的目標完全引向西北，往西南一帶安然無阻，這樣他們一直的撤到斷崖，除去小弟兄之外，更叫李宏達，金達元，也在斷崖上面瞭望着，這才把這三個帶傷的人運到斷崖下。

此時真是和死神掙扎的時候，刻不容緩，崔芳林招呼着李淑雲，金容涓，跟冬梅嫂，喜元嫂，安惜貞，靜子等一班人一齊動手，先把山溝東邊第一第二個山洞清除一

下，裏面的腐草全拔出來，現在電筒是有了大用，跟着來弄乾草，把裏面墊好，先把這個傷痕過重的朴旭東安置下，朴劍山雖則看到兒子居然能逃得活命來到蒲岩，但是老頭子只有流淚，跟着拚命的忙着，只有略微看了看朴旭東，朴旭東也只有招呼了聲：「爹爹，你不必痛心，先照顧這一帶是否能留下來要緊，我死不了。」因為這種地方雖則是十分嚴祕，可是究竟危險多，安全少，現在只有盼着軍隊不再攻上山來，容開時間就可以看這個地方是否能呆下去。

可是當時是絲毫不敢放鬆，這麼收拾石洞，全是十分謹慎着把前面的葦草荒草盡力的留神，不把他踩倒了，弄亂了，所以此時雖則沒有敵人威脅着，緊張的情形，不亞於臨敵拚死，好在眼前的人全是拚着命的幹，尤其這幾個女的細心，費了兩個鐘頭的工夫，算是把這裏全收拾好，石洞裏弄出來的腐草，全運到遠遠的山溝裏，崔芳林實有些支持不住了，受傷人安置下，他放了心，崔芳林把大槍摘下來，交給池野木，並且吩咐咸濟水叫他們爺兩個分守這道斷崖下山溝的東西頭。

崔芳林道：「我也不用多囑咐，你們只要注意着，無論那一方面發現敵人時，要盡所有的力量，還是能夠把他誘開，這個地方只要能夠多保全一時，就是我們大家之福，現在再離開這個地方，就不容易找棲身之地，我得照顧一下受傷，也叫我緩緩氣。」池

野不點點頭道：「不用多說了。」他自己伸手把崔芳林子彈袋摘下去，套在他肩頭，跟成濟水兩個人分守斷崖的東西盡頭處。

現在這班人，這麼拚命的求活，可是決沒有一個存着怕死惜命，只爲個人所受的痛苦太深，沒有一個人不打算要死個值得，在臨嚙最後一口氣，也要索還自己一生的這種冤孽債，崔芳林趕緊的把朴旭東查看了一下，他已經在和他爹爹朴劍山哭一陣說一陣，朴劍山給他收拾着身上的傷痕，玉貞嫂，李雲嫂也全躺在石洞內乾草上，現在他們也是力盡筋疲，現在到了暫時安全的地方，心情一鬆懈，兩人反倒連說話的力氣全沒有了，崔芳林叫靜子等照顧着他姐兩個，告訴喜元嫂冬梅嫂小心些，在第三個石洞燒些水，給受傷的人喝些，自己拉着成銅堅，到了第四個石洞內，往乾草上一躺，崔芳林流着淚嘆息說道：「我們這班人，全是作了什麼孽，遭遇到這麼慘，不怕死掙扎，就得早早的脫離塵世，銅堅，你快告訴我，他們怎麼會不早早的退上山來，你們不是始終沒離開南柳坡麼？」成銅堅也是十分憤恨的述說當時的情形。

這次南柳坡的事，現在居然這些人還能帶着氣回來，已經算是萬分倖倖，事情是一步一步起的，就叫他束手無策，成銅堅和李誠樸，還有一個龍子，經崔芳林的囑咐叫他們留守南柳坡山頭，當時因爲天還沒黑，崔芳林也曾告訴成銅堅李誠樸，看情形不好

時，早早的招呼玉貞嫂李雲嫂上山來，因為現在北下道那邊既出事，他們蹊則喬裝改扮，沒有破綻可尋，不過在這種地方，沒有什麼理可講，只要有嫌疑，就有被拘捕被槍殺的可能。

崔芳林走後，咸銅堅李誠樸他們在山頭瞭望着公路上，不過這種地方，全是祕密行動，所以他們在上面也得隨時掩蔽着自己，從山坡到上面，也是幾十丈高，因為這一帶山坡上面，草木濃密，才能利用這個地方，可是在山頭上看木房子那邊也只能看到他的後牆一角，咸銅堅等又不能隨便的把身形顯露出時時張望，在崔芳林走後，咸銅堅因為龍子的身輕，他遂打發龍子下去，傳達崔芳林的意思，招呼玉貞嫂李雲嫂，可是趕到龍子下去，悄悄的溜到木房子內，兩個人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全離開這，龍子更順着山根底下，借着草木隱蔽着身形往北走出很遠去，看不見他們又退回來，從木房子後轉過去把水池子邊有樹木的地方，全找到了，就是看不到二人的踪跡，這樣龍子耽擱的時候就很大了，因為在白天，天只要沒黑下來，咸銅堅李誠樸龍子就不敢到下邊來，因為這一段山坡也是很難走，所以只有在上面等待着。

龍子從水池子那邊轉過去，他竟往南悄悄的溜過來，他是想把玉貞嫂李雲嫂找到，可是他已走得多遠，離着轉彎處還有一段路，這時隱隱的聽得有卡車的聲音，龍子趕緊

的如飛的退回來，自己轉到木房子處，卡車已經到了，這一排卡車有十幾輛，正是一個運輸的部隊押着軍需物資從這裏過，龍子伏身在草內，直等到這十幾輛卡車走遠了，自己因爲工夫太大了，天也快黑了，他找不到他姐兩個，上面的咸銅堅李誠樸，也是十分着急，李誠樸連續的用小石块打下來。龍子只好獒升到山頭，告訴咸銅堅李誠樸，找不着他們二人。

這兩人十分着急，現在天要黑了，遂告訴龍子，順着山頭上往北，小心着張望一下，不過這種事是很難，他們就是沒離開附近，只要是在蒲岩山下這邊就不容易看到他們，可是咸銅堅李誠樸不得不這麼作，他二人順着山頭往南一邊隱蔽身軀一邊設法向下眺望，找那壁立的地方，可以直看到山下，可是真怪，就看不到這二人的影子，咸銅堅李誠樸其實在上邊沒出來多遠，因爲往南水池子這邊是往西彎轉進去，從山頭上轉這一個彎就是半里多地，現在已經是暮色蒼茫，李誠樸轉到水池子南邊的山頂上，再往下面看也看不真切了，這時下面又有車聲。

這次來的是兩輛摩托，兩個軍官帶着四名士兵，一直的向北開下去，可是路經南柳坡這一帶，車走的很慢，這兩個軍官在摩托車的跨斗子裏，不住的指劃着附近一帶，這一來好像是對於這一帶有什麼舉動，跟着後面又有一輛大卡車開過來，車上只有四名軍

兵，這三輛車過去了工夫不大，這裏因為離着北下道很遠，看不出什麼來，天可是漸漸黑下來，工夫不大，那輛大卡車竟是翻回來，咸銅堅李誠樸認爲天已經黑下來，玉貞嫂李雲嫂二人的蹤跡不見，老弟兄兩個認爲自己應該負責，此時全溜到山坡上掩蔽着身形，這輛卡車退回來時，已然看到上面裝着尸體，這是北下道那邊運回來的。

又沉了一刻，兩輛摩托車回來，可是上面除去開車的，兩個軍官全沒回來，咸銅堅向李誠樸道：「這個情形可不好，北下道的事決不會完，這一段公路上沒有停留的地方，他們留在那邊不是等待着軍部的命令，咱們不如下去，無論如何設法，也得把他們姐兩個找回來。」可是剛往下出來也就是四五丈遠，忽然山頭上面龍子已在用小石塊向半腰連打着，這是在找老弟兄二人了，兩人還疑心他發現玉貞嫂李雲嫂的蹤跡，遂仍然翻上來，龍子已經爬在山邊，連連的招呼：「銅堅叔，你們快上來，你們難道沒看見公路南邊轉角那裏又有燈光，一定是有隊伍或是車輛，連閃了好多下。」

咸銅堅趕緊的和李誠樸順着山頭往南緊竄過一陣來，果然這時從南邊彎轉的公路發現一隊軍兵，沒有車輛，是步下走來的，有二十多名，全揹着槍械，武裝齊備，並且多半帶着電筒，順着公路分成兩行沿着路邊子緊往北走下去，這一隊軍兵過去了工夫不大，又是一輛卡車，上面的人數可不多，此時已經辨不清面貌了，這輛車直衝過去，也

是一直的往北開下去。咸銅堅向李誠樸道：「誠樸，你看這個情形，北下道的事，恐怕他們非要找出結果來不成，死的人已經運走，天已經黑下來，他們人沒往下撤，反陸續的開過部隊去，這姐兩個真要把人急死，他們跑到那裏去了？」

李誠樸道：「死活咱也得找到他們，冒險也得算着了，這麼辦，叫龍子趕緊的回去，好在時候還來得及，向芳林報告一聲，叫他們還分出幾個人來，我們還是冒險下山，順着山邊找他二人。」咸銅堅道：「也只好這麼辦了。」遂告訴龍子，你趕緊翻回去，路上遇見人更好，就告訴他們玉貞嫂李雲嫂失蹤，我們全下了蒲岩，這裏必須來人接應一下才好。」龍子答應着，他是撲奔老林根據地，因為這時還沒發動搜山的隊伍，咸銅堅李誠樸二人把身上收拾一下，立刻順着山坡翻下來。

咸銅堅叫李誠樸，往南柳坡這邊往北去，只有貼着山邊容易掩蔽，向北淌下去，注意着公路上的動靜，我往南，反正你頂到北下道那邊爲止，我到蒲岩的南山邊爲止，就是他二人出了事，也得有些跡象，不過這姐兩個很知道謹慎，他們這兩天在木房子內似乎有計劃的要在作什麼，我們只盼他們能夠安全退回來。」李誠樸道：「好，就這麼辦，咱們也別盡是耽擱，芳林等到來，再找不到，咱們更糟了。」

二人分開，咸銅堅往木房子後轉過來，此時這兩間木房子破壞的倒是一點不扎眼

了，沒有什麼事故發生，過境的隊伍決不致注意到這兩間破房子，尤其是靠山邊這裏，沒有顯明的道路，他兩個人，離開這麼久，一定是有什麼舉動，咸銅堅順着水池子連轉過來，貼着山壁，腳底下全不敢帶一點聲音，向南淌過來，一邊向前隱伏的走着，有可疑的地方，不住的用小石块打着，離開南柳坡這裏總有一里地遠，再往前走，就危險了，找掩蔽的地方，常常的隔斷開很遠的一段，這裏已經轉過南柳城南邊一段山彎了，往公路上望去，看得遠了。

此時忽然又有一大隊卡車開過來，咸銅堅趕緊把身形隱藏起，掩蔽好，車一多，隨着道路彎轉時，就有許多道燈光照到山壁道邊，這種卡車的燈光極亮，咸銅堅連動也不敢動爬伏在那裏，幸卡車走的快，不大的工夫，已經全部過去，咸銅堅看出這一隊卡車，又是輸送物資的，和這裏事不相干，自己既已翻下山來，就要多往前走一段路，不過最困難的是始終不敢越過公路的對面，其實這一帶靠公路的東邊，到處還有樹木，可是路面寬，越過公路去，想找尋人也是困難，自己忖量着他們無論如何胆大，也不能隨便的離開山邊。

咸銅堅此時又出來很遠的一段路，離着蒲岩的南山脚，雖則還有半里地，可是眼能看到山脚邊，這時遠遠的又有卡車開過來，是兩輛車，咸銅堅隱身在山坡下，這兩輛車

到了蒲岩山南頭的山邊，停住了，從一輛卡車上跳下四名軍兵，全是提着槍，竟把路口那裏守住，這兩輛車跟着往北開下去，咸銅堅是絕望了，自己決不能再往前走，仗着相隔很遠，在這一帶用小石頭子到處打了一陣，一點跡兆沒有，並且聽到遠處連續槍聲，自己回身的工夫，突然見離開五六丈外從公路對面一條黑影塌着地面如飛的撲竄過來，咸銅堅看不真切，這條黑影很快的到了山壁下，咸銅堅剛要跟過來，可是從東邊又有一條黑影，雖也是伏着身緊走，可是看得出來，這個人大約身量很高，走到公路的當中，竟摔了一下，身軀一滾，很快的爬起來，向北竄過去，一前一後，兩條黑影，全把身形隱起，竄入樹林和深草中。

咸銅堅認定了這兩個人中一定是有玉貞嫂李雲嫂，自己也正因為往南去沒法走，遂緊貼到山壁下緊往南追下來，可是咸銅堅腳底下不慢，往南出來有半里多地，這兩條黑影，已經不知潛伏在那裏，咸銅堅仍然貼着山根下緊往回着退，這時忽然南邊公路上連響了幾槍聲，咸銅堅趕忙把身軀隱在山壁下，回頭查看，只見從公路的南邊，如飛的跑來，三名軍兵，他們一邊走着，不住的用步槍向山壁這邊有草有樹的地方轟擊，咸銅堅此時很危險，他趕忙把身形倒在山根下，這三名軍兵，他們竟在咸銅堅隱身處不遠，停住身一個個大約跑了很遠的路，拭着汗，在商量着，咸銅堅聽出他們說的是在追趕着

逃走的人，分明是向這邊竄過來，他們略緩了緩氣，提着槍仍然往北趕下去，並且一邊走着還不斷的放着槍，這一來咸銅堅越發就攔了很大的工夫，自己容他們走遠，這才向北仍然悄悄地移動着，跟着又是一輛卡車滿載着軍兵，向北開過去。

七 忠烈勇敢多謀的女人

咸銅堅很担心着他就怕李雲嫂玉貞嫂形跡上不謹慎被他發現，所看見的這三名軍兵正是搜索追趕他們，所以咸銅堅看到公路上沒有人緊往北撲奔南柳坡，離着玉貞嫂住的那個木房子已近，自己貼着山壁下溜過來，他剛轉到木房子的西南角，這就是緊對着木房子的南牆，因為這兩間木房子已經故意的自己破壞過，在牆邊堆着許多亂草樹枝，咸銅堅隔着還有兩三丈遠，這時忽然看到緊靠着木房子的西南角，偏着後牆那點地方，一堆樹枝和草倒下來，咸銅堅疑心是他們姐兒兩個，潛伏在這，自己趕忙如飛的撲過來，這時聽得蒲岩山頭偏着西北一帶槍聲零亂，聲勢驚人，咸銅堅已經到了近前時，突然間聽得木房子內噯呀一聲怪叫，並且屋中撲通撲通的亂響着。

這時咸銅堅他要轉過來奔木房子門口，可是面前這堆亂草樹枝在唼唼地響着，更有人在噯喲一聲，咸銅堅趕忙的伏身低聲問：「你是誰？」這時忽然貼着後牆角，噯喲一

聲響，後牆角這裏竟透出黯淡的燈光，有人在探着頭低聲招呼：「旭東你怎麼樣？」咸銅堅一聽發話的竟是玉貞嫂，咸銅堅趕忙在問：「怎麼樣出了事麼，這是誰？」因為玉貞嫂雖則招呼着名字の間，可是他語聲悲顫，氣喘吁吁，所以聽不清，玉貞嫂從破板牆探着身，驚呼道：「銅堅叔你來得好！你快着點把旭東救上山去，我們全帶着傷，你先把他弄走要緊，我們這裏已經打死一名軍兵了。」

咸銅堅一聽這個話，趕忙雙手把地上這個人架起，口中在低聲說：「朴旭東你回來了！我救你走。」朴旭東是一個勁的喘着，他已經答不上話來，咸銅堅把他往背上一摺，扭頭在向破板房子招呼：「玉貞嫂，李雲嫂也在裏面麼？你們還不快逃出來，這裏可停留不得了。」玉貞嫂此時身軀往後撤，只答應了聲：「你不用管了。」咸銅堅已經轉身往山根下退，耳中可聽到玉貞嫂帶着哭聲喊了句：「你不能……」此時蒲岩山頭的槍聲緊，公路的南邊一連響了兩聲槍，咸銅堅可再不敢遲延了，趕忙的背着這個朴旭東順着山邊，緊往上走來，這種山坡措着一個人是很難往上爬，下面木房子內更在連聲響着，趕情在這短短的時間內，這姐兒兩個竟遇到極大的危險，終於把面臨着死亡的危險渡過。

玉貞嫂李雲嫂，這兩個人自告奮勇的到南柳坡來作蒲岩山頭的前哨，李雲嫂是一個

家破人亡的孤身女人，他到現在任什麼沒有了，一家人全死在釜山附近，剩了最後的一個孩子，在大屠殺時也死在山邊，他這次和玉貞嫂告奮勇，他是安心要作出些不平凡的事來，到了木房子這裏，跟玉貞嫂全商量好，把這裏從新佈置得一點看不出來，是能夠生活的人家，李雲嫂更告訴玉貞嫂，這兩間破房子我們終歸會利用他，連咸銅堅不知道。他們悄悄地把屋內靠西北牆角原有的一個壁櫥，後面木板完全拆去，後牆又全是破壞了，用樹枝亂草堆在後牆頭，前面把櫥門一關，絲毫看不出來，並且裏面還掛着兩件破舊的衣服，就是把門打開，也看不出從這裏能夠逃出去，至於這裏收拾，准有什麼用，也沒有什麼把握，不過是防備萬一。

這兩天情形很緊，自天北下道的事，他們也知道了，傳話叫他們退上山去，李雲嫂，玉貞嫂，認為若是那麼怕死貪生，那就不必告這種奮勇了，所以兩個人堅持着不肯回去，他們更認定了已經到了危險的時候，被派到這裏來，更應該作出些事來才是，兩個人認定了北下道死了他們重要的人物，絕不肯輕輕放過，兩人仍然是扮成貧病交加的村婦，他們順着南柳坡往南暗中偵察，公路上的行動，他們更想得些個釜山軍部隊中的消息，這姐兒兩人真個胆大，他們在天快黑時，竟離開蒲岩的南山角，出去有一二里地，隱藏在樹林子邊。

因爲那裏有一條小道，可以奔蒲岩西另一條公路，他兩人隱藏在樹林邊，天已經快黑下來，他們已經發現釜山那邊陸續地派出人來，情形是奔北下道，可是另一隊軍兵有數十名，竟轉進了往西這條小道，李雲嫂竟聽到內中一名軍佐招呼前面的軍兵，一直的要開到了蒲岩西北山角，並且命令他們把北山角那邊守住了，對蒲岩山取包圍之勢，李雲嫂聽到這個話對玉貞嫂打招呼，兩人是趕緊往回退，他們順着樹林奔蒲岩的南山角，離着還有不遠的一段路，這時忽然部隊過去，後面竟可是一隊運送給養的，這一隊完全是人力輸送，好幾十輛軍用手車，完全是用的苦工的拉車推車，部隊監視着，他們從這條岔道也是往西去，還仗着這時已經快黑了，不然李雲嫂玉貞嫂非死在這不可。

這隊運給養的軍車苦力，忽然發出嘩亂之聲，跟着槍也響了，苦工們是有逃跑的了，有六七名軍兵四下追趕，李雲嫂玉貞嫂趕忙的緊跑，可是想撲奔山角不成了，因爲軍兵跑得快，他們先到了南山角，玉貞嫂跟李雲嫂只好伏着身軀，往公路的東邊竄過去，玉貞嫂一下土坡就摔下去，仗着這邊地勢矮，山邊雖有軍兵，他們已經爬到較高的地方，連續放着槍，把公路阻擋住，這一來李雲嫂趕緊的把玉貞嫂拉起，順着公路邊子，緊往南逃，玉貞嫂這一下摔得很重，仗着李雲嫂拚命的架着他，一直的順着公路東緊跑下來，可是，公路上此時不斷的過着軍車隊伍，並且運送給養的部隊，也有人順着

公路的南邊，緊追着追下去，這姐兒兩個隱藏一時，緊走一陣，其實橫越過公路時，咸銅堅若是再往前竄過十幾丈來，也就可以和他們早早地遇上，不過朴旭東也許死在這一帶，送了命，玉貞嫂跟李雲嫂相繼的逃回來，這個時候天可就黑了，朴旭東這時可沒到，玉貞嫂腿被摔傷，李雲嫂這一陣跑已經力盡筋疲，他很快的把玉貞嫂拉進木屋內。

這兩間房子原本是一個種果木園子人家，他這家內什麼全方便，現在不過是把整個的牆壁乾淨的蓆子全弄破弄髒了，可是手邊所用的東西全有，李雲嫂他進到木房子內把油燈點着，也爲是給玉貞嫂看一看傷勢，兩個人也是想着躲開這裏，不過屋中有必需帶走的東西，他剛在給玉貞嫂包扎着摔破的地方，可是這時碎的一下有人撞在門邊，帶着急促喘吁之聲。

李雲嫂因爲屋中雖則點着油燈，燈光極暗，外面是看不見光亮，也絕不像軍兵們到來，李雲嫂趕忙的推着門往外看，果然有一個人正倒在本屋子邊，並且很低的聲音唸唸着，李雲嫂趕忙問：「你是誰？」這人却在低聲答着：「老大媽！你能叫我到裏面躲一下，我是逃出來的苦工，我受傷走不動了，他們這就到。」此時玉貞嫂也跛着腳趕過來，向李雲嫂問：「什麼人？」李雲嫂趕忙低聲說：「扶他進來。」兩個人伸手把這個人胳膊抓起，把他硬架進屋中，把門關好，因爲這時的情形這就是救人心切，沒有功夫再

思索，這個人有多大的危險了，趕到把他架進裏面，李雲嫂忙的向這人招呼着道：「你到這裏藏躲一時，可不能待久了」。說話間李雲嫂想把他放在草蓆子上，這人此時正面向着燈光，李雲嫂竟驚呼了聲：「你是誰？可是朴旭東哥嗎？」

這個漢子也一抬頭仔細看李雲嫂，也是驚疑的招呼出：「呀！你是李雲嫂！」那個玉貞嫂被他兩人的話一招呼仔細往這人臉上一看時，竟是抱住他哭聲說道：「旭東！你會回來嗎？」朴旭東也認出面前竟是自己的玉貞妻，這真是他思想不到的，也在哭聲招呼玉貞：「你怎麼會在這裏？我竟會看見你！」這兩個人全是滿懷悲憤，剛要哭訴經過時，附近槍聲已起，李雲嫂趕忙招呼：「不要說話。」他趕到門邊，從門縫子往外看了一眼，立刻用力的把門帶緊，從裏面叩好，回身說道：「了不得，已經有人撲奔這裏！」玉貞嫂立刻向李雲嫂道：「咱們快從壁櫥這邊逃出去吧。」但是已經容不得他們逃走了，騰騰的一陣緊促腳步響，已經到了門邊，李雲嫂此時眉頭緊皺，向玉貞嫂擺擺手道：「不要說話。」他自己又竄到靠前面的一個小窗下，外面有亂草擋着，可是能看到門前一帶，李雲嫂看見了公路那邊有三四名軍兵跑過去，奔這邊來的，只有一個提着槍的兵士，回頭看了看玉貞嫂朴旭東，全在緊抓在一處流着淚驚惶恐懼，望着自己。

李雲嫂立刻咬咬牙跑到他兩人近前，向他兩人招呼道：「人可已經到了，旭東你趕

緊進那個壁櫥，外面可有東西擋着，你可千萬先別緊着往外逃，聲音大了，可就毀了！」現在是危機一髮，沒有遲疑的工夫，李雲嫂架着朴旭東把壁櫥門拉開，把朴旭東推進裏面，此時玉貞嫂驚惶的向李雲嫂招呼：「姐姐！我們怎麼辦？」

李雲嫂冷笑着道：「妹妹！現在可不許你攔阻我了，照着我的辦法，不然咱們可是一同死啊，他已經在窗前屋子旁，用刺刀在搜索着，我得把他絆住了，你現在藏在南牆角，容我把他引到裏邊，你溜出門去，趕快的救着旭東走。」玉貞一聽這個話急了，慘然說道：「那如何能叫你毀在這！」此時門外砰的一下，這名軍兵已在踹門招呼着，李雲嫂手中用力抓着玉貞嫂的肩頭，嘴湊到他耳邊，用很嚴厲的口吻，告訴玉貞嫂：「三個人不能全死在這，難道你這麼胡塗麼！」說着這話已經用力把玉貞嫂推到牆角，這裏放着一堆柴草，李雲嫂用亂草把他蓋了一下，這個李雲嫂他很快的跳到裏面，把放在窗戶前面的一個洗澡用的木盆放下，旁邊也用一桶水倒在裏面，外面那軍兵，却在用槍搗着門，聲音很大，李雲嫂把一桶水倒在裏面，自己很快的把衣服全脫下來，扔在水盆內，口中可在答着話道：「我已開門。」

李雲嫂更把濕衣服撈起一件，把臉上那一層塵土，用力的擦去，把水往身上擦了一下，此時是赤身露體，很快的從草舖上抓了一塊布單子，披在身上，更把靠裏面牆下小

桌上的煤油燈撥亮，這時門已經碰得快倒下來，李雲嫂聲音發顫的答着：「我開門！我開門！」自己用力把門拉開，這名軍兵提着槍闖進門來，他端着槍，其勢汹汹地向李雲嫂喝問：「奸匪在那裏？」李雲嫂此時混身故作戰抖，兩手抓着布單子，半俯伏着身，哀聲說道：「我們這裏沒有匪人！我是一個窮人沒有地方住，官長你恩與我吧。」

先前這名軍兵看不真切，此時他才看出一個年青的婦人全身裸露，他立刻一伸手把李雲嫂那塊布單子抓下來，更把李雲嫂一隻胳膊抓住，一手提着槍，臉上帶着猶笑，把李雲嫂往面前一帶，李雲嫂往地上一跪，只喊着「饒命！」這名軍兵用槍威脅着道：「你不要亂喊，我叫你活下去，只要敢違抗我，我就把你打死。」李雲嫂却在連連點着頭道：「我願意，你別打死我。」這名軍兵他却用槍碰的一下把門關閉，哈哈的笑着，拉着李雲嫂往裏邊，可是他却不住的往這兩間木房子的裏間，草舖四週注意的看，李雲嫂此時見那個壁櫥有些顫動，他却帶着乞憐的神色向這軍兵說了聲：「你叫我拿一件衣裳吧！」他就要掙脫奔那個壁櫥，這時李雲嫂可不是真去拿衣服，爲的是去他的疑心，這在當時是很合理，他穿的衣服全泡在水內，所以軍兵毫無疑心，他手中的大槍往草舖一擡，把李雲嫂的身軀往懷中一帶，盡情輕薄，李雲嫂雖則還在躲閃，可絕不是抗拒。

這名軍兵竟把李雲嫂一推，仰面朝天的倒在草舖上，這個軍兵獸性已然發作，他的

衣服已經解開，就在李雲嫂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壁櫥那邊哧哧响了一下，李雲嫂就提防到朴旭東不肯走，自己把壁櫥的外面鐵勾已經給掛上，這一有響聲，這名軍兵他往起一長身，李雲嫂知道容他站起來，槍抓到手裏，就全完了，李雲嫂此時作出情不自禁，他口中作着媚聲，哼了一下，用兩隻腳往這名軍兵的下半身一勾，把他身軀帶的往下一伏，這個李雲嫂他用力的一把抓去，這名軍兵一聲怪叫，往起一掙，他一拳頭，搗在李雲嫂的胸口下，可是他怪叫着去抓他那桿槍，李雲嫂這一下可被打得疼死過去，這名軍兵他受到這樣傷，一把抓空，可是後腦上「砰」的一下，已被砸個正着，下手的正是玉貞嫂，一連幾棍，已經把這名軍兵打死，此時壁櫥那邊嘩喇的一聲，門可是沒開。

玉貞此時顧不得了，趕忙跳過來，抱住李雲嫂連聲呼喚：「妹妹。」李雲嫂竟很快的醒轉來，抓着玉貞嫂問：「外面有人沒有？」玉貞嫂流着淚道：「遠處有槍聲，近處沒有人！妹妹！你這麼救我們，叫我們怎樣報你的恩。」李雲嫂手按着胸口下，喘呼呼的道：「不要說這些話，旭東走了麼？」玉貞嫂忙答道：「外面才有極大的聲音，大約他沒走開。」李雲嫂咬着牙道：「玉貞姐！你快把衣服給我！我們應該想蒲岩山頭，那麼多人的死生，姐姐！咬緊了牙！要保全我們的根據地，把這個東西可得弄走，你還動得了麼？」

玉貞嫂道：「妹妹！這口氣不完就能動。」李雲嫂惶惶的把衣服褲子穿上，把那流着血的軍兵的頭，用一件舊衣服裹住，兩個帶傷的女人想弄這麼個死屍，可費了力，李雲嫂更招呼着玉貞嫂，把他的那桿槍也得帶出去，玉貞嫂遂把這桿大槍跨在肩頭，全是咬緊了牙，把這死屍拖出門外，李雲嫂更向木屋轉角望了一下，朴旭東倒在那邊沒起來，趕情他在壁櫥內聽到李雲嫂的聲音，自己急怒攻心，從破板牆摔了出來，仗着和李雲嫂玉貞嫂的動手同時發出聲音，要是他先摔倒，也許全死在這兒了。

李雲嫂玉貞嫂，努着力拖着走，到了水池子邊，把這屍體推了下去，把大槍也給扔在水池子邊，教他們發現屍體，也是猜測不出准是什麼人動的手，趕到把屍身消滅，折回來，李雲嫂剛到了木房子前，就吐了一口血，玉貞嫂吓得趕緊扶着她往後轉，李雲嫂顛聲道：「不能走，把房子燒了，消滅證據。」話聲中踉蹌走進屋中，把一瓶子石油潑在了席子上，這時却是咸銅堅趕到，玉貞從壁櫥這裏探身察看時，李雲嫂却把一柄裁紙的小刀抓在手中，玉貞嫂恰已令咸銅堅把朴旭東救着走，就這樣李雲嫂刀光子已札破了胸口下，玉貞嫂撲過來把刀奪下來跪在她面前道：「妹妹，你這麼可憐，捨身相救，你此時要是這麼作，我只有立時跟着你一同死！」李雲嫂長嘆一聲道：「咱走！」玉貞嫂趕忙把席子乾草燃着，把李雲嫂強拉上山邊，可是李雲嫂先前還能強掙扎，後來實不

成了，玉貞嫂也是力盡筋疲停在山坡上，再也不能往上爬了。

八 她爲自己的組織犧牲了

趕到咸銅堅揹着朴旭東往山上爬，此時運給養的部隊更有很多人追過來，他們發現這兩間木房子燃燒得可疑，更發現了許多可疑的痕跡，往水池子邊去搜索，這時李誠樸已經早退回來，發現木房子下有黑影晃動，他順着山頭又翻下來，算是幫助咸銅堅爬上了山頭邊。

就這樣若不是崔芳林緊趕到這裏，靠山頂邊這一段，也就許出了危險，並且半腰玉貞嫂，李雲嫂，再沒有接應，容得水池子邊部隊轉過來時，他們的形跡也容易被發見了，還仗着當時，玉貞嫂李雲嫂雖則全帶着傷，可是他們在這種情勢緊迫下，應付得當，明是知道正需要武器，可是那名日軍的一桿槍，就沒敢帶上來，當時把他推入水內，槍扔在水池子邊，就是事後發覺他的尸身上有傷，仍然能叫他們疑心到是逃走的苦工所辦的，對於蒲岩山頭滅去了極大的嫌疑，崔芳林等接應的是時候，總算是把這三個入安然的救回斷崖下。

敘述經過之後，崔芳林越發覺得自己有抱愧的地方，一時失計，南柳坡上的人撤回

來的太多，叫他們險遭不測，自己緩了緩，精神略微恢復些，崖頭上已經有人在打招呼，金成水已經回來了，崔芳林等趕緊跑出石洞迎接他，金成水此時也是十分狼狽，一身泥水，他還算好，並沒有受什麼傷，只不過是筋疲力盡，到了斷崖下，金成水不能支持了，把他架進石洞中，槍替他卸下來，叫他躺在那，冬梅嫂喜元嫂送進煮的粥和水，金成水喝了一碗水，告訴崔芳林：「我沒有什麼可報告的，能夠叫我多歇息一會就好了。」

此時天快亮了，崔芳林跟李誠樸，到第一個山洞內去看那朴旭東，他已經醒轉來，身上的傷全由他老爹爹朴劍山給收拾好，現在最困難的，受了什麼傷，沒有藥，崔芳林到了他近前，他這時才強自掙扎坐起，倚在山壁上，山洞裏也還點着半支殘燭，崔芳林坐在他身邊，拉着朴旭東的手道：「你的傷沒有妨礙麼？我們只要渡過眼前這步危險，一定要想法子給你們找些藥醫治。」朴旭東看着崔芳林，眼中不住流下淚來，悲聲說道：「芳林叔，我身上的傷，諒還不致於有什麼危險，不過是奔馳的過度，現在只覺得渾身像散了一樣，力氣是一點沒有了，我現在居然能夠跟我爹爹和叔叔伯伯們見了面，這就很難得了，能夠叫我死在蒲岩山頭，我也覺得瞑目，我倒是能逃出來，不過我對李靈嫂這麼捨命相救，我堂堂一個男子漢這麼帶累他，叫我於心何安。」

崔芳林道：「旭東，用不着這麼想，我們這班人，全是虎口餘生，能夠在槍林彈雨

下，逃了活命，現在我們已經全堅定了信念，同生共死，只盼我們能夠把這點力量培植起來，在蒲岩一帶，立住了腳，爲我們一班慘遭屠殺的至親骨肉，鄉鄰戚友們復仇，我們就死也值得了，旭東，你安心靜養，我們現在全把心放得很寬，一天一天的拚着看，性命已經不是我們自己的，但是我們鐵了心，不肯瞑目受死就是了，我們眼前的這班人，不論誰對誰，全應該這麼作，不這樣，我們就沒有活下去的希望。」

朴旭東道：「從釜山邊我們被抓走之後，這一帶的人和我們同一命運的就多了，只我們眼中看到的，就有數千名少壯，終日的在刺刀下苟延的活下去，但是誰甘心這麼忍受，可是想逃活命，真是妄想，只有受到死，可以多活幾天，想逃，就是自速其死，這次我也是因爲聽到陸續被抓去的人們，他們述說金村一帶所遭的慘禍，尤其是蒲岩最後被抓去一批到今天活下來的，大約沒有多少了，可是據他們輾轉傳說，知道蒲岩山頭尙隱匿着許多人，但是我那裏逃得出來，這次輸送給養，是到鳳路驛去，走蒲岩西的公路，完全是用人力的手車來運輸這批給養，一共是三百多人，一百多名部隊監視着，我們認爲難得的機會，離開釜山，更因爲天已經晚了，貼近山邊，能夠逃的不在這裏下手，還等待什麼，當時拚命圖逃的人，誰也沒有準能脫身逃得活命的把握，在當時動手，有二十多人，打死四名軍兵，可是他們立時開了槍，一百多人的警戒，沒離開地

方，已經死了六七個苦朋友，隨在我身邊三個人，仗着我道路熟，一竄出來，就一直的撲奔山角，這樣當時雖則逃得快，但是在公路邊，身邊的三個人，就被槍打倒了一個，我當時斜竄過蒲岩東這條公路，這是和他們輸送給養所去的方向相反，追趕的雖緊，但是人數不多，這段路我早先曾經走過幾次，一直的順公路的東邊逃下去，緊追過去的四個軍兵連續開槍，我身上兩處彈傷，就是在斜竄公路時打上的，可憐我身旁同逃的一個伙伴，終於在公路東邊被打死，我在沒命的跑下去，一脚把我摔進一個土炕中，這一來當時倒脫過危險，我若是跟着再那麼跑下去，也就沒了命，因為再往東去，已經到了那道河邊，不識水性，不被打死，也得淹死，追趕的軍兵竟越過土炕，直撲河邊，我那時從土炕裏爬出來，才能夠反奔回蒲岩山邊，才與那玉貞嫂李雲嫂無意相會，到現在想起來真叫我痛心，李雲嫂現在怎麼樣了？」

崔芳林道：「你不用介意，他只要養兩日，就能好了，現在我告訴你，我們在這裏力量漸漸的壯大起來，像我們這一班人，全是五六十歲的人，遇到這種年月，一身所受的慘痛，我們決不是怕死貪生留戀着，旭東，你也能來到這裏，只要你傷勢好了，好好的跟我們一同拚一下子，只要這裏容開我們緩手，我們就有辦法，你被抓去的日子不多了，釜山一帶的情形一定知道的很清楚，你把精神養足了，咱們要轟轟烈烈的作一

下，爲死傷的人復仇。」崔芳林更告訴他：「現在更來了極好的幫手，奉天培，李華森，崔日山這班人更得來許多槍械子彈，有他們這班人相助，他們自己雖則力量單薄，但是和我們合到一處，我們就可以放開手去作了。」崔芳林更把自己的打算也全說與朴旭東。

朴旭東聽了點點頭道：「芳林叔，只要我還能活下去，我定能盡我所有的力量，完成你的志願，這麼作，這麼尋死路，才是我甘心情願。」這時崔靜子從山洞外進來，悄悄的向崔芳林耳邊說了兩句，崔芳林眉頭一皺，點點頭道：「你先去，我就去看看。」朴旭東看着崔芳林眉頭緊皺，似乎又有什麼爲難的事，自己是個帶傷人，不能行動，忙向崔芳林道：「芳林叔，外面有什麼事？可是又發現敵人的踪跡？芳林叔，你不要把小姪的生死看得那麼重，有危險情形，你們可只管先離開這裏，這裏的一班人，我已經聽我爹爹說了，不能因爲我一人帶累大家。」

崔芳林站起來說道：「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你也不必疑心，我們在這種地方，是很顯然的時時有困難，時時有危險，並且現在大家公舉我爲首，不論什麼事，我是應該負責的，什麼事用不着你過問。」說着話，崔芳林趕緊走出石洞外，天已經亮了，崔芳林見申志宏跟安庸生全站在葦草後面，低聲說着話，崔芳林這一到近前，安庸生向崔芳林道：「芳林，李雲嫂情形可不好，你快去看看。」崔芳林點點頭道：「我知道了，你們

趁這時天剛亮，趕緊的把東山頭放哨的小弟兄替換一下，並且最要緊的是找到極安全極隱僻的地方隱蔽，對於監視東山頭一帶可不能鬆懈。」安庸生跟申志宏答應着，崔芳林見女兒崔靜子在旁邊洞口，向自己招呼，崔芳林向他擺擺手。

在這種時期，在這種地方，崔芳林可得從大體上注意着，雖則知道李雲嫂的情形不好，他可是先穿着蘆葦茂草出來，順着這條山溝仔細的盤算一下，這是全體人生死所關的時候，自己那敢有絲毫鬆懈大意，把這一帶查看一遍，這才轉回來，貼着山溝下面很小的撥着蘆葦，到了玉貞嫂李雲嫂這個石洞內，現在崔靜子金容涓李淑雲安惜貞冬梅嫂喜元嫂全在這，洞中靜悄悄，現在洞口已經透進光亮來。

李雲嫂躺在靠裏邊石壁下，乾草上面已經鋪着好幾件衣服，崔芳林一進來，大家全往旁邊一閃，崔芳林借着石洞外射進來的光亮，看到李雲嫂，面色慘白，嘴唇上全發青色，口角邊還有沒拭淨的血跡，崔芳林眼含着淚，到了近前，俯身蹲在那，見李雲嫂雙目緊閉，胸口是一起一伏的在喘着，在地上更有一片血跡未乾，玉貞嫂雖則也是面色慘白，但是比較他好得多，已經掙扎着坐起，緊守在李雲嫂身邊，崔靜子等一班人眼角全掛着淚水，崔芳林連聲招呼着：「雲嫂，你覺得怎麼樣了？我要盡所有的力量給你想法子。」

這時李雲嫂倦眼微睜，崔芳林可連聲招呼着他，他氣息微弱的看到了崔芳林，他尚把頭微點了點，眼角也流下淚來，聲音很弱，喘吁吁向崔芳林道：「芳林叔，你不要難過，我是不成了，你也不必空費那種力，想什麼辦法，我現在心頭很安靜，我覺得從村中趕到蒲岩山邊，又遭到屠殺，可憐的孩子，已經先我而去，芳林叔，你們這一班長輩們和姐妹們，在這種大難不死之下，同心合力的想爲死難者復仇，我是首先願意這麼作，可是我有心無力，不能幫助你們多作出些有用的事來，昨夜一場事，我能眼看着大家還能活下來，我一個人死了沒有什麼惋惜，芳林叔，你們要堅持下去，努着力的把你先前的志願能夠真個作下來，一班枉死鬼們，也全死得閉眼了。」

玉貞嫂一旁竟哭出聲來，伸手拉住李雲嫂的一隻手腕子，哭着說道：「妹妹，你這麼爲我們犧牲了自己，叫我怎樣活下去，現在只要想出辦法能救的，就是叫我跳油鍋去，我也不會皺一皺眉。」

李雲嫂用力拉了拉玉貞嫂的手，慘然說道：「玉貞姐，你怎麼說起這樣話來，我們全是同一命運，我們能夠在蒲岩山，多活了這些日子，不也是很微倖了麼，不必爲我的死痛心，我願意你跟劍山老伯，旭東哥，全能夠團圓到一處，我是孤身一人，任什麼人沒有了，我這麼作我心裏很痛快，我沒有掛念，我沒有後悔，只盼旭東哥能夠活下去，

他年歲輕，有芳林叔這些人領帶着他，叫他能夠爲我們一班死難的人報仇雪恨才對。」

崔芳林此時竟也痛心得止不住流着淚慘然說道：「李雲嫂，你這種殺身成仁，你死得有價值，我們活在世上一天，不會忘了你，有你這樣作，也正鼓勵了我們一班鬚眉男子，我們咬着牙，要努力的幹下去，直到最後的一滴血，才是我們放手之時，我們一定對得起你，可是你也不要過分失望，我們現在增加了許多有力量人，武器現在也多了，我們行動上沒有什麼困難，我這就打發人出山，他們有法子給你們受傷人找得好藥來，救你們活下去，你們還要繼續的爲我們死難者復仇，爲我們蒲岩山頭拚死的人盡力。」

崔芳林說着話就站起，因爲現在情實這點事是能夠作到了。

可是他才站起來，那李雲嫂，他是從公路上逃回來時，就用力過度，救朴旭東時，更是急怒拚命的掙扎，他帶着傷，和玉貞嫂，把那名軍兵的尸體移出去，更是把所有的力量全用出來，他雖是很健強的身體，但是一個女人，有多大氣力，禁得住那麼拚死掙扎，所以他在被救回來已經吐了血，趕到天沒亮時，連續的嘔了好幾口血，別說眼前還沒有什麼藥，就有什麼藥也治不了他這種內傷。

崔芳林剛站起，只聽得他突然招呼了聲：「姐姐，妹妹們努力吧。」嘆的一下，這一口血水噴起，散在他胸前，隨着這口水血，已然絕氣而亡，這種淒慘的情形，玉貞嫂

等這班姊妹們，也不管這個地方哭得哭不得，全跑到他身邊，放聲痛哭起來，玉貞嫂尤其比較別人痛心難過，他總是爲救自己丈夫而死，他一陣連急帶痛心，暈絕過去，倒在亂草上。

崔芳林也是忍不住的蹣着脚哭道：「李雲嫂，你死得好慘！崔芳林要給你復仇。」冬梅嫂喜元嫂趕忙的把玉貞嫂扶起，連拍帶呼喚，這才把玉貞嫂救得緩醒過來，現在旁邊石洞中的金成水奉天培，李蕪森，崔日山也全聽到旁邊的哭聲，全趕過來查看，大家沒有不揮淚痛心的，可是金成水趕忙的勸着崔靜子姊妹等，不必再哭了，雖則這裏離着山邊遠，但是也得謹慎些，盼望大家以所有人的未來事業爲重，我們越是看到他這種死得可憐，死得可敬，應該忍住悲痛，咬定牙關，爲未來的事努力，我們要完成我們最大的企圖，給這班吃人的野獸們以最大的打擊，並且人人應該自己知道，我們一個個全走進了李雲嫂這條路，我們越是這樣，越要把眼前的事好好的應付一下，不要爲痛心的事忘了我們眼前的局勢是如何危險。崔芳林也止住悲聲，也是勉勵着這班姊妹們，大家忙着在這山溝的兩邊找了一個地方，把李雲嫂掩埋。玉貞嫂他是只有痛心的哭，還仗着這一班姊妹們以大義開導他，叫他繼續着李雲嫂這種行爲去作。

崔芳林在掩埋了李雲嫂之後，山頭一帶居然沒發生什麼事故，這裏總算暫可相安下

去，崔芳林和金成水一商量蒲岩山頭才經過這場事，我們現在要緊的是要偵查釜山軍部官府的動靜，一方面要打發人出蒲岩奔雙河口去找些藥品來，和我們必需的東西，李華森對於這件事告奮勇願意自己去，他跟奉天培商量一下，因為雙河口那邊已經有他們的人，在那一帶連絡，奉天培也告訴他能夠順便找到了孔煥方可以把他們這般人集合起來，在雙河口一帶佈置一下，為蒲岩這裏作策應，這樣好牽掣釜山那邊軍部，好為蒲岩這裏減少了危險。

奉天培跟李華森在鳳山鎮逃出去之後，雖則當時情形是很險，可是他們在東山那一帶却又得了三桿槍，不少的錢，現在蒲岩這裏也正得補充許多應用的東西，崔芳林告訴奉天培我們現在還缺少的極重要的東西，我們得預備一批手榴彈跟幾十磅炸藥，現在連日山身邊以次我們還能湊出些錢來可以設法將這些東西弄來。奉天培道：「槍彈這些東西，以我們眼前這種力量，能夠買出幾桿槍來，這些東西我們總得不花本錢得來，現在先叫華森走一趟，到雙河口一帶叫他找兩個人，我們將來所用的東西全可以找到，朴旭東的傷很重，連玉貞嫂也得吃些藥，先叫華森走一趟，蒲岩山這裏，我還要仔細明瞭一下，現在的情況，我要從新給你佈置一下。」李華森道：「我這就走了，事情不要耽擱。」崔芳林道：「白天你離山很有危險。」李華森微笑道：「這麼大的蒲岩，我難道

還不能脫身麼！我最晚明天可以趕回來！」李華森立刻起身趕奔雙河口。

九 喬裝小販

他走了之後，奉天培跟着崔芳林把附近一帶完全查看一番，向崔芳林道：「這個地方很不容易找到，我們現在要好好保持住了他，離着釜山附近的地方，再沒有比這裏安全的，現在的力量加厚了，可是我們越發的要時時地警戒着。」奉天培他絕不再客氣，指點着崔靜子，李淑雲，金容湄，安惜貞，喜元嫂，冬梅嫂這般人在山頭分開防守瞭望，因為往後這般男的全得離開釜山，打擊他附近的隊伍，保守根據地的事，只有交給他們姊妹幾人。

崔芳林他越是因為痛心李雲嫂的死，他越是積極行動起來，趁着這時他跟奉天培一商量，無論如何要設法調查釜山倉庫的情形，要知道那一帶有多少隊伍，倉庫所存的軍火的種類，和那裏防守活動的情形，這兩人遂把小林、小楓、小滄、龍子、這四個孩子訓練起來，這四個小弟兄全是很聰明的孩子，他們十分瞭解眼前的情形，並且事情也不容再等待下去，這一天的功夫，小林小滄等全改裝好，小林跟龍子兩人是假裝小販，一身破爛的衣服，臉上也弄得很髒，打扮好，一點看不出破綻來，小楓小滄扮成流落無依

的孩子，也全是兩身破衣服，叫他們散伏在釜山附近，仗着還派金成水，申志宏跟下去，崔芳林等就可以放心了，把小林小滄小楓龍子這四個孩子打發走，金成水跟申志宏全打扮成討飯的模樣，也跟着下山，奉天培李華森還沒有回來，朴旭東身上的傷，得到了藥治療傷已經恢復好了，崔芳林先不叫他下山，這幾天按着奉天培指示的去作，這一來把軍部那邊的目標完全轉移了，崔芳林已經和金成水申志宏定規好了，這四個孩子萬一出了一點事，已經指定他們退走的地方，但是也得防備着被逮捕，他們身邊可絲毫沒有犯法的東西，就是抓了去，鬧厲害了，不過也被送入勞工大隊，他們也不會有危險，可是要金成水申志宏隨時把信息帶回來。

好在蒲岩山這裏，現在已經隨時出動，可是每次有行動全離開蒲岩，決不在這附近一帶發生一點的事，只候着奉天培李華森再回來，此次他們二人離開蒲岩，是有極重要的任務，他們這次在要勘查出幾個據點來，連蒲岩這邊的人，也就可以隨時往這幾個新據點行動，現在可是不論得手不得手，只有保護住自己這部分人，不遭到意外的打擊，現在就爲是完全牽掣他釜山附近，那一帶叫他十分安全，自己這邊人好放開手去作，他們此次出發完全個個的化裝，小林小滄等全是貧民小販，金成水申志宏也是逃荒的難民，他們這次去，完全要找機會，決不冒險。

他們走了幾天的工夫，沒有一點信息，在第四天晚間，奉天培李華森從西南山角邊回來，這次奉天培已經變成一個砍柴的，他上了山始終挑着一担樹枝乾草，李華森却是一個很大的包裹，他們兩人，全在夜間貼近了蒲岩山，遞着暗號，現在蒲岩山頭這裏四面的山邊，全有自己的在哨戒着。在南山角一帶正是崔日山放哨，把這二人接進山來，奉天培把這個柴担子，交給了崔日山，叫他替自己挑着，送到根據地，把老林附近放哨的金達元，換到南山頭的山邊代替他，崔日山一邊走着向奉天培道：「柴担子裏帶着東西回來的，你真敢冒險，怎麼樣，這次可見着孔煥方，申杏林？」

奉天培道：「這次還算十分順利，這幾個新據點，已經由孔煥方去佈置，現在他們已經又聚合了六七個弟兄，他們現時暫在白石岩存身，雙河口那裏我們舊日弟兄也全集合了，小心着點，柴担子不要硬摔硬放。」兩人說着話，李華森走在山道上似乎很累，一直到了斷岩這裏，這些天把這一帶又重行佈置得不用像先前憑着軟索上下，在山溝的兩邊另找到一條極隱僻的小道，有很深的荒草掩蔽着，從那裏可以轉進西溝口，崔芳林已經得到在溝頭放哨的安惜貞，李淑雲報進來，崔芳林聽到奉天培回來了，跟池野木鄭匯泉，一同迎接着道了辛苦。

現在山洞裏也比較先前方便多了，在夜間可以點着暗淡的油燈，奉天培告訴崔日

山把這個柴担子挑進了第四個山洞裏面，地上多舖些乾草，把裏面的東西完全卸下來，因為裏面全是最厲害的炸藥，把東西放在裏面，山洞門口留一個人看守着，崔日山把這些東西完全安置好，李華森所指的一個行李捲，裏面也是這些東西，並且還帶來四五個已經用廢了的鐘表機件，一個帆布兜子，裏面完全是工作用的傢具，李華森退出來，連崔日山奉天培全一同進了第二個山洞內，李華森坐在乾草上歇息着，崔靜子給他們二人送進水來，崔芳林道：「你們這次過分辛苦了，很不容易回到蒲岩吧？」李華森道：「我們三天三夜的時間，可以說是沒住腳，只爲所帶來的東西，得來不易，還仗着好像上天相助，始終沒鬧天氣，減少了我們許多困難，我們在清陽里附近，受了一天一夜的活罪，就沒敢動地方，眞要是來一場大雨，我們算白費了力，微倖的回到蒲岩。還有一件可喜的事，這些東西，我雖則能收拾能作，終歸是不大高明。」

從鳳路驛把這些東西找到之後，在歸途中竟遇到一兩個意想不到的老朋友，這個人是我的同鄉，不過他離開朝鮮好多年，已經在橫須賀呆了差不多有十餘年，他年歲比我大，我們可是老鄉親了，過去還不斷的聽人提到他，混的挺好，他有極好的技術，在橫須賀一個重要軍需工廠幹了多年，並且聽說他在那裏已經立了家，景况很好，可是我遇到他時幾乎不能辨認了，我們仗着是老鄉親，我們遇到時，兩人的情形差不多，大約他

是知道我這二年的行動，他也是形同乞丐的離開市鎮一帶，他那種舉動上，我就知道他是有所企圖，果然我們略談之下，彼此即傾心吐胆，說出了各人的真實情況。

這個人叫全應民，在橫須賀那裏，也是因為接濟了東海游擊隊的一批槍彈，弄得不嚴祕，風聲洩露，當時雖沒找到他真憑實據，可是他嫌疑太大，被關到監獄裏，這個全應民，又有智謀，又有胆量，手底下又巧，他知道自己入了獄，休想出來，並且他已經辦了不只一次，那一件只要問實了，他就不會再活下去，仗着他這次被捕，只是嫌疑重，沒有贓物，沒有質對，他這些年在橫須賀很有積蓄了，他辦的也好，所以在入獄時竟帶進尺許的細鋼條，這點東西就作了他脫身的器具。

他居然在監獄中逃出來，潛伏了好幾個月，這才沒法回轉朝鮮境內，但是回來時，也是經過九死一生，他現在只剩了孤身一人，十幾年沒有回故鄉，此時逃了回來，眼中所看到的，我們苦難同胞們所受的壓迫，他決意要在赤融岩一帶組織起來，他在橫須賀時，早就留了意，所以他積蓄的資財，除了明放在那的，暗地裏已經積存了一部份錢，此次回國之後，他把這批錢全帶回來，可是此人行動上十分謹慎，他在這一帶已經好幾月的工夫，只結納了兩個得力的人，現在手底下可全方便，已經有好幾桿槍，數百粒子彈，他是正在要設法訪尋已經有些力量的朋友們結合起來，要在這一帶轟轟烈烈的作一

下子，這一和我相遇，我在金川一帶的情形，他是早有耳聞，也是很高興，我知道這個人，對於我們有極大的幫助，並且我們此後所要用的東西，全應民全可以一手包辦，我遂把蒲岩一帶的情形和這些人詳細的告訴他，全應民毅然和我們合作下去，他已經答應到蒲岩來，他也認定這是一個極難得的地方，經過這幾次的事，蒲岩山區倒安安靜靜的容我們隱匿下來。全應民大約最慢三兩天就能趕到這裏，我和奉天培所帶回來的東西，一多半經他指示補充搜尋來的。「崔芳林一聽，全是額手稱慶，這種人太難得了，問李華森：「他爲什麼不一同到蒲岩來？可以省許多手脚。」李華森道：「他要到赤融岩去一趟，把他手下兩個人也帶來，那裏還存着他們許多彈藥，也得取來，他自己還要找些東西帶進山來，我已經告訴明白了，他入蒲岩山的暗記，並且指示了他可以走的幾處入山道路，我們這兩天再多派兩個人，在晚間接應，他入山時必在夜間，因爲他們身邊全帶着東西，也要多加一番慎重。」奉天培更從身邊布兜子內，取出許多藥品，這完全是爲朴旭東帶來的。

玉貞嫂這兩天已經好多了，他們現在已經全得到治傷的藥，所以他已經能夠自己行動，奉天培更問到釜山那邊可有信息來？崔芳林道：「我倒沒有什麼担心，好在金成水申志宏一同跟下去的，不致於有什麼大失閃。」說話間喜元嫂又給燒了飯來，奉天培李

華森也不客氣，好幾天的工夫，就沒有正式吃一頓飯，兩人吃完了，崔芳林因爲他們過分勞累，叫他們在石洞中睡下，自己和靜子拿着這些藥物，到了第一個山洞中，給朴旭東換藥，他的傷勢也好得多了，不過是經過過度的勞累，所以精神還不能恢復起來，他看到崔芳林又給送來藥，玉貞嫂和朴劍山爺兩個，替他換藥紮裹傷痕。

朴劍山向崔芳林道：「我們爺三個對於蒲岩的事，不能盡什麼力，反倒給弟兄們添了這麼多麻煩，實在覺得於心不安。」朴旭東倚在山壁那抬起頭來，向朴劍山道：「爹爹，請你此後不必再說這些客氣話，我朴旭東此次拚着命的逃出來，是不甘心那麼受死，可是我意想不到的竟和爹爹玉貞又見了面，可是我告訴爹爹了，這個兒子，你又看着他活着回來，可是爹爹你不必存什麼希望，父子夫妻團圓相聚，能夠好好的活下去，眞要是那麼想，那可對不起我們自己了，我很高興奉天培李華森屢次盡力，爲我費這麼大力找來藥，叫我的傷能好，我還能活下去，爹爹，我傷完全好了，力氣恢復起來，也就是父子夫妻永別之時，爹爹，你難道痛心麼？」朴劍山，正色點頭道：「旭東，你的話很對，你應該這麼想，我也應該這麼想，咱們爺兩個總要對得起李雲嫂，對得起蒲岩山頭一班人。」

朴旭東跟着問崔芳林：「釜山去的人，可有信到來？」崔芳林道：「一個也沒回來

，我也正想着再打發兩個人去，不過我們應該放心，這幾個孩子，這些天來，一切的行動上，我已經十分留意，叫他們作的事，就是不能作到，也不會就落在別人手中，何況金成水申志宏也全是能夠應付事的人，他們一個沒回來，正是事情棘手不易作，不用替他們担心，好在我們現在手底下還有許多東西不齊備，並且就是東西預備好了，動手也不是那麼簡單容易的事，你安心療傷吧。」

朴旭東道：「芳林叔，我和你預先約定一件事，你必須答應我，只要我傷勢好的快，我能夠照樣的行動了，別處的事情我是決不多管，釜山動手時，芳林叔你必須叫我參加，這件事無論如何你得答應了我，不然到時候，我可要單獨行動。」崔芳林道：「不要意氣用事，這件事不是輕而易舉的，也不是一兩個人所能作的，只要你傷病好了，咱們再商量。」剛說到這，冬梅嫂從外面進來，向崔芳林道：「芳林叔，東南山邊放哨的已經傳進信來，有人進山了。」崔芳林趕忙站起，向喜元嫂道：「那麼你去從崖頭上送一個信，叫東山頭西山頭和北山頭要嚴厲戒備，我親去接應一下，看看是什麼人。」

此時安庸生跟靜子們在身邊，安庸生向崔芳林道：「恐怕是華森所說的那個全應民到了吧？」崔芳林道：「不會那麼快，來的方向也不對，一定是釜山那邊的，告訴靜子，招呼着喜元嫂冬梅嫂等不要驚動奉天培李華森，你們在山溝上面附近散佈開，注意着

四面放哨的人。」靜子答應着，崔芳林帶着安庸生，提着槍一直的從東溝頭翻上前面山坡，向東南亂山頭走過來。

這裏距離着山邊是用丁字形的安置了三個哨戒的，剛往前走有半里地來，咸濟水已經趕回來，迎着崔芳林安庸生報告：「他們已經得着信，是釜山那邊來的，大概是小林他們小弟兄已經快上山了，他們盤上來這一段很險峻，好在已經認清楚了是自己人，所以他趕回來報告一聲。」崔芳林道：「好，你仍然回你的放哨地方瞭望。」崔芳林安庸生仍然順着山頭，一直撲奔東南角，走出一半路來，前面的小石頭塊，一聲一聲輕響着，崔芳林安庸生趕忙的也用石頭塊接了聲，指示了他們的方向，不大的工夫，兩條矮小的黑影，很快的到了近前，正是小林跟龍子兩個人回來了。

崔芳林和安庸生拉住了他二人的手，全在問着：「釜山那邊沒有意外事麼？」小林道：「爹爹，沒有什麼大危險，不過小滄小楓全挨了打，可不致於有什麼危險，他們仍然留在那裏。」安庸生道：「你金叔叔和申叔叔沒回來？」小林道：「他們仍然留在那裏，兩位叔叔掩護的很好，他們在照顧着，小滄小楓，依然在進行着我們的事，叫我們回來報告這幾天的經過。」崔芳林道：「很好，咱們回去再細說。」這老少爺四個轉回來，仍奔斷崖下。

他們是只要離開山洞附近，不論誰走在那裏，也得先用暗號開路，到了斷崖邊，靜子跟李淑雲，全在迎着，一同翻到山溝內，此時奉天培李華森也聽到有人入山，他們也在起來，站在山洞前蘆葦後在張望着，一同到了山洞中，奉天培看着小林龍子全是一身破亂衣服，臉色焦黃，臉上弄得很髒，神情上全是十分狼狽，這種樣子辦的很好，奉天培李華森全是暗中十分贊嘆，靜子也跟着下來，玉貞嫂跟朴劍山聽到龍子回來，也全趕過來看他們，靜子忙着給他們弄水弄吃的，兩人緩了緩氣，小林從衣服的口袋內掏出一個紙團，外面一層蠟紙，遞到崔芳林手裏，崔芳林覺得有點濕潮，向小林問道：「這是你們所得來的重要情勢麼？怎麼全弄濕了。」

小林道：「這麼遠的路，我們知道那一時出了差錯，尤其是釜山附近一帶，檢查的十分嚴厲，我們不拘遇到什麼人，就把這點東西塞到口裏，到了緊急時，還不會把他吞進肚內麼。」崔芳林點點頭，把外面的蠟紙去掉，把裏邊一張紙展開湊到蠟燭下，仔細的看了一番，更招呼着靜子，把咸濟水朴旭東兩人所畫出來的那一帶的形勢和這張紙對照的詳細看了一下，不錯，不過這次所帶來的，這份草圖，比較詳細，崔芳林趕緊的遞給奉天培等叫他們去看，扭過頭來向小林問道：「這是誰畫的？」小林道：「這是兩位叔叔記下來的。」崔芳林皺了皺眉道：「小林，龍子，你們可不要貪功或者爲了自己的

好看，你們弄出一點差錯來，可要想想有多少人能夠送了命，你們雖則去了好幾天，我認爲是日子並不多，旭東，濟水，日山，全說過，那一帶那麼嚴厲，怎麼這張圖上竟有倉庫的部位，和這一二三號倉庫旁的道路，你們怎麼這麼容易看得見，這可不是憑着自己想，這是很要緊的事，弄錯了，可就毀了！」

十 公路邊巧得內線

小林道：「爹爹，你不用着急，這些事我們那能夠稍有含糊，並且金叔叔申叔叔難道不知道事情關係重大麼！我們現在又找到了幫助了，只帶回來的這份地圖，還有許多事情不知道，不能定準什麼時候能夠把我們所要知道的全查明，金叔叔恐怕爹爹們担心，並且還怕這裏再派了人去，得不到幫助，反許誤事，所以叫我們二人趕回來，其實用一個人回來也就行了，也就防備着萬一路上遇到事，我們二人總能逃出一個人來，回來報告爹爹，就爲是這邊越發的得嚴加警戒，離開釜山附近的活動，也要小心謹慎，不過千萬別放手，四下裏緊着幹幾場，可是這裏一邊要努力設法預備應用的東西，一邊可要安心等待最後我們所要知道的一切。」小林遂把去釜山的經過說了一番，他有說忘了的地方，龍子在旁給補着。

小林等從蒲岩出發，他們在蒲岩這裏經過詳細的檢點他們的動作情形，和到了釜山附近遇到人盤問，應該說的話，小林跟龍子兩個人是扮成了小販，小林是賣果子，龍子是賣食物，小滄小楓全是討飯的孩子，這四個孩子，經過崔芳林等改扮得一點破綻看不出來，他們下山走後，金成水申志宏，也全改扮成逃難的貧民，金成水更裝成了腿上又有瘡又癩，申志宏是一個老花子，他們相繼離開蒲岩，是分成了四撥走，金成水是遠遠的綴着小林龍子，申志宏是照顧着小楓小滄，夜間下了蒲岩山，他們全繞出十幾里地，完全躲避開有公路的地方，向釜山附近走來。

他們兩撥六個人，早已分開，此次雖則去的人，全是住在釜山附近的土著，不過現在那裏除了市鎮是照樣存在，他們所去的地方是離開市鎮，這種地方警戒的極嚴厲，離得近了決走不過去，這就仗着崔日山咸濟水朴旭東全是從這一帶逃出來的，最近的情形他們知道，所以去釜山探查的人早有個防備，他們在釜山附近一出現，是離開好幾里外，這裏沿着清野部隊所在地，四週沒有民房，公路上不許行人隨便走，所有經過這裏的車輛，就讓不是部隊裏輸送物資給養，市鎮裏的車輛經過附近一帶，也得是他們許可，領有執照和通行證的，才能貼近公路邊，可是從海口邊每天全有大部的軍車來往，不過除去卡車之外，尚有數百輛牲口拉的運貨車，和軍用的手車，這幾條公路上，整天的是

這裏連續不斷的往清野部隊這邊輸運大批軍用品，所以苦工們也總有幾千人在每一條公路上出現。

小林跟龍子來到這一帶，他們可不敢冒險的往清野部隊這邊哨戒線上欺近，躲得遠遠地，金成水也在暗中保護着他倆人，在這個時候雖則這一帶警戒的這麼嚴，可是釜山市鎮那邊一樣的也有沒飯吃的窮人，壯丁是被抓進了，可是婦女老少他們依然要活下去，冒着險也得出來賺幾個錢，好維持他們的生活，所以靠這一帶總有幾十名婦女孩子們跟有年歲的老人，作小生意。

一般作苦工的，他們每天所得的很少的錢，並且工作完了被監視起來，他們也只有臨時向小販們買些現成的吃食，所以在這一帶順着往海邊碼頭去的，釜東公路，常川聚集着數十名小販，在這一帶作着買賣，小林龍子因為看到釜東公路那邊到可以停留下來，他們對於作這種小生意，他們原本就是作這種掩護，所以他們賣的東西也很賤，他們是沒法想和這些苦工們接近，不過監視的部隊很嚴厲，絕不允許小販和苦工說話，小林龍子也不敢輕易的向苦工們多問，這只好是等待機會。但是到了來到釜山的第二天，小林竟發現這一批拉軍用手車的苦工中有一個面熟的人，小林招呼着龍子叫他看，龍子也認不出來，不過也認為這個面熟。

小林告訴龍子我們不要儘是跟下去，咱們記住了他的像貌衣服，他必然回來，我們再仔細看看他，龍子跟小林趕緊離開公路邊，兩個人坐在道邊上，小林突然想起向龍子道：「龍子！我想起這個人來了，他就是住在離着咱們金村很近的雙林里，全宗明，我認爲一定是他。」龍子也答道：「不錯！我也想着是在金村時常見着此人。」小林道：「這不是好機會嗎，我們無論如何別放過了。」他趕緊地往遠處看了看，金成水也正雜在一堆小販中，小林手往頭上連摸了兩下，金成水知道他招呼自己，他湊過來假裝着向小林買食物。

小林在低聲告訴他，發現了熟人，金成水告訴了兩人，你們可謹慎着，要試試他的情形，是否敢給我們幫忙，事情不要太急了。小林答應着。兩人等到黃昏時，他們這一批人全回來了，小林故意的往道邊湊了湊，龍子也跟在他身旁，兩人是急於把籃子中的貨賣盡了，所以喊着很賤的價錢，兩旁雖有部隊監視着，可是只要苦工們不多說話，他們買吃的東西是不禁止的，他貼近了苦工的身邊，小林在低聲招呼：「全宗明叔，你認得我們麼？我是金村的小林，我身後這個是朴劍山的兒子叫小龍，你有什麼事，我們可能給你辦，你可別高聲，後面有部隊看着了。」

這個全宗明他連頭也不敢偏，只有眼角看了看小林龍子，在低聲說：「你的梨要是

不好吃，我可照樣還給你。」他說着話把錢扔在籃子內，更把聲音放高，說道：「滾開！我們不許說話，不知道麼？作賣買的多說廢話，是不想活着了，滾！」小林龍子趕忙的向旁邊躲，果然後面一名軍兵提着槍，趕了過來，小林龍子趕緊跑開，他兩人趕緊找到金成水，告訴方才的情形，金成水道：「他雖然一句話沒多問，不過他的情形很顯然，是已經認出了你們，我們要下些功夫，天天變換着地方，在這公路上等待着，他必有信息，他這種表示分明是有意，你們可要十分謹慎，這個人我跟他不熟，我不能向他招呼。」這爺兒三個趕緊分開，往西轉過來，離開公路。

就在這釜山西一片燒毀的小村中，這一帶他們並不是用這個地方，只是不准在這裏住人，爺兒三個，等到天黑後，申志宏、小楓、小滄全到來，在一間僅剩半邊草房頂子的草房內，隱匿起來，他們在這裏互相報告着自己的行動，申志宏跟小楓小滄他們是離開了釜山公路，他們去的地方很遠，把釜山附近的道路完全調查清楚，那一帶距離着市鎮有多遠，那個清野部隊作掩飾的軍需倉庫，所佔的面積，他們已經詳細地計算好了，從四面哨戒線到倉庫的距離，全畫出來，不過哨戒線以內他們還沒有方法去調查。

金成水把在公路邊山林，龍子遇到了一個金村附近的人，名叫全忠明的這個人大約能夠給我們極大的幫助，金成水叫申志宏小楓小滄到了明天不要再往遠處去，全往釜山

東公路這邊遠遠地照顧着，要提防着，萬一發生什麼事，人多了也好互相接應，申志宏聽了十分高興，他們就在這破房子內，歇息着天沒有亮就趕緊地離開這裏，自己這老少六個人行跡上要十分嚴密，早早地到了公路的邊上。

這裏只要天一亮就有人，市鎮那邊的小販們，也全到了這裏，他們等到中午才看到那個全忠明隨着一大隊苦工被軍兵監視着，往東去，小林跟龍子故意的趕過去，口中在吆喝着他們所賣的東西，可是這個全忠明好像沒看見他們兩人，並且今天他們全是拉着空手車有二百多輛，這個全忠明好像跟昨天不同了，昨天看見他們時，他低着頭愁眉不展，今天他的精神十足，他却反替部隊們照料着一般苦工們，不住的招呼着他們，整齊行列不要說話，他完全表現着一種甘心替他們效力，監視的部隊時時地用笑臉向他談話，這一來小林龍子都沒有機會跟他說話了，金成水也在遠遠地向他們示意不要緊跟着，這個全忠明這樣作，分明有用意，所以阻止小林龍子不要性急耐心等待他們回來，小林龍子趕緊地退回道邊，這次他們回來的很晚，天已經快黑了，這二百多輛手車，全是滿滿裝着軍用物資，每一輛車是四個人，這完全是拿人當牛馬，四五百苦工一大隊軍兵，散在公路的兩邊，每人全是提着槍，上着刺刀，監視着。

在這種時候，這些苦工們雖則挨着罵他們也要抽冷子買些食物，帶回他們苦力集中

營，因為回去後再也找不到吃的，小販們全是躲着監視的部隊，搶着作生意，這時小林龍子已經站近了全宗明，他正在一輛手車的後面推着車，他忽然用極下流的口吻，向小林罵着道：「你這個小傢伙真不是東西，只知道騙人錢，昨天買你的梨子，全是吃不得的東西，還不快給我換一個好的。」他說着話向他破衣服內，掏出一隻梨來，用力的向他筐子裏擲去，這一下險些把小林的筐子砸翻，小林也是很生氣的罵了他一句，可是這個全宗明伸手抓一隻極好的梨，推着車子已經走開，小林還在望着他的背影罵着，可是後面部隊的軍兵，提着槍趕過來的，他們就不許小販們跟苦力爭吵，小林龍子趕緊地跑開，金成水雜在了一堆小販中，看出這個全宗明的用意，他却趕過來，也向小林買菓子，金成水把全宗明退回來的那隻梨拿走，一邊咬着梨一邊低聲說：「趕緊地分路回去。」招呼小楓等也全往回退，金成水跛着腳，緊往這條釜東公路的北邊退下來。

果然這個全宗明他在這隻梨內藏着東西了，用紙烟外面的臘紙，包着一個小紙團，梨當中已然挖空，塞在當中，用火柴棍把劈開的地方又插好，不過這種東西落在別人手裏可危險，所以全宗明在臨來時不敢遞過來，他要利用天快黑的時候，軍兵們看不真切，金成水把這個紙團趕緊藏好，把這隻梨拋掉，此時小林龍子申志宏、小楓、小滄全退了回來，可是他們不敢在一道走，全散開，一直的仍然撲奔他們臨時住的那片破房子。

金成水首先到了這裏，他們五個人也陸續的退下來，金成水向這四個小弟兄弟道：「你們要在房子的四週，瞭望着，我這裏得點起亮子來，才能看他遞出來的東西。」小林等答應着，散在了破房子四週，金成水從衣服內取出火柴，和一根用臘油浸過的紙捻，這種東西是早預備的，在這一帶只要停留，雖然離着清野部隊那麼遠，可是危險物引火物，身上絕不許收藏，這是極違禁的事，只要被他們檢查着，不立時是被槍打死，也得被打個半死，所以金成水作成了這種臘紙捻，這種東西就是被檢查着，也不易看出來，因為他們全是扮成了乞討人，口袋子裏儘是檢得些沒用的東西，金成水把這臘紙捻點着，叫申志宏背着身子，舉着這個臘紙捻，他輕輕把紙團打開，却是用鉛筆寫的字跡還很清楚。

上面寫着，他認識小林更認識他父親，他明白小林向他打招呼是用一種祕密的舉動，他不甘心，受這種壓迫摧殘，不過像鳥在籠中一樣，他更認為縱然有逃出去的機會，有逃出去的力量，他也不想走，過去逃走十個不准活一個，他很願意有血性有心肝的人，爲我們全村一帶慘死的鄉鄰們復仇，現在小林向他打招呼，如若認爲他是一個有愛國思想的男兒，就要完全相信他要告訴明白了，已經有什麼組織，有什麼力量，有什麼圖謀，有什麼需要，必須詳細告訴他，不過行動上要謹慎，接近時要時變換着地方，並

且他表示出他現在已經能進入清野部隊裏面工作，他願意作有極大代價的犧牲。

金成水把他所寫的看完，向申志宏道：「這個全宗明真是我們這場事的最有力量的了，我們不要再存懷疑之心，我們的需要這個人，現在火亮子點的太久了，極危險，天亮時我們要趕緊地給他寫一個回信，傳遞過去，把我們組織圖謀全告訴他，我們要他為我們好盡力」。

申志宏道：「我們這麼作不危險麼？萬一他變了心，我們可就全毀了。」金成水道：「我認爲不會有那種喪盡天良出賣我們的人，此人若果然是那種下流的敗類，他也不會受眼前這個罪了，我們不用那麼疑心。」申志宏想了想這般被抓去的苦力們，那一個不是家破人亡，遂也不再攔阻，金成水拿出些錢來交給龍子，叫他倆在天沒亮前，往東南到釜山市鎮的東南角，那裏有一個小飯舖，你把他煮好了的米飯買他幾斤來，把辣椒也買些回來，再帶他十幾張臘紙，就成了，這些東西是越快越好，多花些錢也必須把他買到，龍子答應着他睡到半夜就爬起來，提着筐子趕奔市鎮。

在黎明時金成水把回復全宗明的信寫好，捲緊了，用臘紙包上，龍子等到天亮後很大的工夫才回來，因爲他往返是六七里道路，他把這些東西全買到，金成水就在這破屋子裏舖上紙，把這米飯完全作成飯糰，當中是放上辣菜，一共作了十幾個，單獨的有一

個把這封祕密的信，放在當中，這個飯糰子上，夾上一個樹葉，另外用一個兩半的飯糰擺在上面作樣子，這種東西賣給苦工們，他們隨便的可以放在口袋中帶回去吃，告訴好了龍子，叫他要十分留意着，監視部隊的懷疑，今天是絕不能叫小林再跟全宗明接近了，更告訴申志宏小楓、小滄，此次可不要離遠了，在一旁要嚴厲的監視着，我們任憑有什麼危險，可千萬要保全住我們遞這封信的祕密，那知道金成水還是不差的，遞這封信很險，形跡幾乎敗露，小楓小滄全忍着極大的痛苦，兩人全被打傷，才保全住這封祕密的信，終於以於極大的犧牲，完成了倉庫的大爆炸。

烽火忠魂

第三集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一九五〇年十月

著者

鄭

證

因

出版者

新

流

書

店

新漢法路五〇六弄九六號

經售處

育民正勵廣匯元

才生氣力藝文昌

書書書書書書

局店書社局

局店書社局

各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